

海南岛之苗人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来源、分布及人口
第二章	语言
第三章	经济状况
第四章	社会组织
第五章	日常生活
第六章	风俗习惯
第七章	宗教迷信及其他
第八章	歌谣传说
第九章	汉、黎、苗诸族间的相互关系
附录	考察日记
后记	

自序

二十六年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及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合组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由中大教授杨成志博士领队出发，作者忝为团员之一，继广东北江瑶山考察（二十五年冬，作者参加中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广东北江瑶山考察团）之后，又得一宝地考察西南民族机会，真属平生快事。而作者以籍隶海南，通晓方言，奉命与岭大何元炯君勾留黎苗境独久，观察较详，尤为欣幸！

考察归来，未久有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以还，华南形势驰张靡定，考察团报告书的编印计划，深受影响，迟迟未能实现，至今已过一周年。原来我们考察的目的：一方面是想为我国学术界开辟一个新园地，提供一点新材料；另一方面则在给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人士报导边地民族情况，以为他们明瞭边情以至治边工作进行之助。这两方面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学术界和社会人士对我们一定存着殷切的期待。我们的报告书未能早日出版，述可惋惜！作者以考察时间较长，所得材料较多，特征得考察团主持人的同意，先把自己的材料整理出来，结果写成两部书：一部是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另一部就是这本薄薄的海南岛之苗人。

此次考察，计自二月四日从广州出发，至六月四日返校，全程刚为四个月。期间除旅途及卧病耽搁少部时间外，和土人接触时间实得两月有余。在兹两个多月中，用于考察黎人者占四分之三，用于考察苗人者则仅占四分之一。原因很简单：就是黎人是海南岛主要的土族，同时海南岛也是黎人唯一的根据地，真可说黎人「只此一家，并无分店」，我们把他们做为主要的考察对象，是有充分理由的。至于考察苗人，则只是附带工作罢了。时间这么短促，我们考察的范围，就只限于保亭县大岐附近的一部分苗村。本书便是用这么短短的时间在这么小的范围内考察的成果，内容显然是未能尽满人意的，可幸各方面情形都已有了一点，读者不难从这里看出一个苗人生活的轮廓罢！

苗、黎两族杂居已数百年，彼此不断接触，势必互相发生影响；同时他们的生活又不约而同地向着汉化的轨道行进：所以今日苗、黎两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状态相同相似之点甚多，随处可见，为着避免叙述重复，遇有这样情形时，凡已详于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中者，这里概述简略，读者如果不厌求详，最好把两书来互相参阅，这是作者一点小小的期望。

本书对学术、对社会如果有些微贡献的话，那么这个劳绩，并非我个人所有，而是属于考察团同人的（考察团同人姓名见本书附录考察日记）。以大家的劳作，由我来执笔写成，我个人不能不引为欣幸，尤不能不感谢他们。最使我感念的是何君元炯，在那他人视为畏途的蛮地瘴乡，我们形影不离地住了颇长的时间，我们曾同病（真的病）相怜，互助扶持，曾聊床夜语，藉破寂寥。这一段生活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深深地值得回忆的！

我常常说，民族学（Ethnology）不仅是一种科学，而且是一种实用的学问。我们民族学工作者，不仅要把我们的工作成果贡献给学术，更要贡献给我们的民族国家。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在解决边疆问题上尽点贡献。本书最后一章，便是为此而写，其中所指出的，都是

海南海島之苗人

三十七年六月月初版

主編者	珠海大學中國邊疆研究會
著作	王 興 瑞
出版者	珠海大學編輯委員會 (廣州東山竹絲崗)
印刷者	清 華 印 書 館 (廣州惠愛東路毓秀新街)
定價	

~~~~~  
有 著 作 權  
~~~~~

第一章 来源分布及人口

世人人都知道海南岛有黎，而不知有苗，这缘于史籍上关于海南苗人的记载特少之故，而史籍记载所以特少，又是因为苗人并非海南土著民族。今日海南的苗，都是近世从外面迁殖来的，然则从什么地方迁移来的呢？道光琼州府志卷二十说：儋州又有苗黎，凡十村，约九十余家，男妇不满千人，所居近冯虚峒，归该峒黎总兼管。性最恭顺，时出调南市贸易，从无滋事，盖前明时，剿平罗活峒叛黎，建乐安城，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弩手，后迁于此，即苗裔也。

民国感恩县志卷十三亦说：又有一种苗黎，凡数百家，今加蕃盛散居，县境有之。性最恭顺，从无滋事。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安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弓手。后营汎广，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至今犹善用药弩，辫发衣履，与民人同，惟妇女黎装，皆能升木如猿，不供赋役，不耕平土，仅伐岭为园，以种山稻（黎人仿之），一年一移，岭茂复归，死则火化，或悬树梢风化。善制毒药着弩末，射物虽不见血亦死，兼有邪术，能以符法制伏人禽，最为生熟黎所畏服。

其他地方，有所谓“狼目”“打手”及“狼土兵”等名称，想也是指的这些苗人，如王佐平黎记：“……是日分布将军，以进取路，以新场海田头寨，贼之北门，中擎所在，参将马澄将中军，以两广汉达军狼土兵一万攻中坚。（文载光绪昌化县志卷九艺文，按本文所记，系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平儋州七方峒黎符男蛇乱事）”。

郑廷鹄平黎疏：“……前日倡乱，不过止强石松诸贼，其势尚孤，今连昌化感恩之寇，其当日炽，若进兵，非调狼目，募打手，加集数万人不可。（文载郑氏石湖遣集，按郑氏为世宗嘉靖（1522-1566年）时人）。苗黎两族，无论从哪方面观察，都有很显著的不同之处，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然琼州府志及感恩县志俱用“苗黎”之名，把苗看做黎族的一支，显然是错误的，但苗人从何处移殖，以及移殖的年代和经过，两志都说得明白了。据道光琼州府志，明代黎患，自孝宗以后始烈，如弘治十四年（1501年）儋州七方峒黎符男蛇之乱，武宗正德（起1506年）以后崖州罗活等峒屡叛，政府对于历次变乱，也屡调大兵痛剿，苗兵当于此时先后被调而来，是苗人之移殖海南岛，至今也不过五百年左右罢了。其自广西而来，尚有直接材料可证，作者兹次入苗山考察，得一林姓家谱，其中有

云：

契写立抄本地宗枝簿，居住耕种，直在广西福建省司恩府红里村林明修林明开林明养三兄弟起屋住在东方，向在西南方，吉利。明开儿林得真林得龙林得生林德朝。

儿林老张，本命庚申年七月廿一日午时建生；林老张儿林盛源，本命庚午年三月十五日辰时建生。同时又在—位苗头的家中得—重要文件，和苗人的源流有关，录之于下：

天皇准奉 治世之时

高祖历代盘子孙北京君臣颍入会嵇山七贤峒分至盘皇子孙前往各州县地方乐业初平，王出帖执付良善山子任往深山之处鸟宿之方自望清山活躬养生并无皇税官不差兵不扰斩山不税不税过渡不钱不许百姓神壇社庙烟火不得交通不许农民强押天子为婚如有强占者送官究治帖付指挥山子各有界至不耕百姓田塘自有四山八岭幽壁之处猿猴为畔百鸟为隣寻山打猎砍种养生不许百姓生端滋事如有生事者出到州县朝庭赴官究治给出年皇祖帖付与盘皇子孙良善山子每人—道收照不食皇税镇守山坞鸟枪弓弩射除野猪马鹿存心良善搬移经过各州县巡司隘口税部即便放行高祖勅帖备忘录者通知此示。

右具如前

朝庭保举列开尊职 保举京朝念书 保举尚书吏部 保举尚书兵部 保举尚书工部 保举尚书礼部 保举尚书刑部 保举尚书科部 保明盘皇子孙奉为平皇勅帖任往广东广西福建潮州湖广湖北各省水路游行砍种高山安居乐业养生须至帖者万代为凭永远执照

初平皇五年五月十六日执帖存照

这张“执照”，不知何时怎样得来，他们至今尚视为至宝而珍藏之。由末端数语，我们知道海南苗人不单和广西苗(?)有直接关系，即和华南各地苗族(?)也是同一源流的。

由上所论，海南苗人系明代自广西迁来，当已不成问题。可是，海南苗人是否就是广西的苗人呢？我觉得颇有疑问。因为我们从语言上考察，海南苗人的语言，和广西苗人的语言相差颇远，反之，和僮人的则甚相近，尤其是和凌云蓝靛僮的几乎完全—致，兹表列于下，以资参证。(附注：下表中海南苗人的语言系

作者亲自探访而得，广西几种僮人的语言则根据颜复礼商承祖合编广西凌云僮人调查报告，广西苗人的语言则根据刘锡蕃岭表纪蛮，但刘氏系以国音字母拼音注出，兹为统一起见，特改用英文拼音，附带声明。)

	廣西苗	海南苗	廣西藍靛僮	廣西紅頭僮	廣西盤古僮	廣西長髮僮
一	chũ	á	a	i	nõm	i
二	hwǒ	ì	i	au	i-(nõm)	aõ
三	bei	bə	bo	be	buo	bu
四	saw	bā	bie	djia	bie	djua
五	jei	bá	bia	biu	bia	bia
六	dũ	kúr	djio	d̄su(朱)	djio	du
七	shen	njē	nje	thang	sjê	sang
八	i	z	jet	yu	chet	jo
九	yōu	dō	ndu	d̄su(濁)	duo	d̄su(濁)
十	shu	sip	shap	d̄su(住)	ds'ep	dsu(住)
鼻		bū-jong	bu-djong	bi- pa- biau	bu-kot	
目		ngwie		djau- pa- many	me'-dsing	ge-mang
耳		blom	mo-nom		mo-nom	ge-mia
口		jet	djet		dsui	
手		bū	bu	go-po-be	bu ^o -du	ba
足		tou	thou	go-dau	dsau-de	do
子	dà	sā		dung	don	dung-djing
女	dār piē	sā-sār			thié	
犬		clō		du-djé	dju ^o	dsja
羊	li	jon	yong	du-yang	yung	du-ang
猪	mēi	dung	dūng		dung	
房屋		ber	biau	lu-bi	piau	bia
條		dung	dang		dang	do ^o -yo
黄		vung	wang	fan	wiang	guan
日		gong-nog	mo-neu			
牛	lo	ngong	ngong	du-wó	ngong	wau
月		ngár	la		tha	hlo
吃		en	ning	nong	njien	nang
喝		hop	hop	hu	hop	hu
睡		fēi	fei	foi	bu'	ba'

假如除了体质之外（关于广西苗瑶的体质，似乎只有费孝通先生做过科学的测量，但还未见整理发表），语言是人种分类上比较可靠的标准，那么根据上表，我们与其说海南苗是广西的苗，无甯说是广西的瑶，或者可以更确定地说，就是广西的蓝靛瑶。按广西蓝靛瑶之所以得名，据说乃由于蓝靛为该地的主要产物之故。蓝靛系蓼科植物、*Polygonum tinctorium*），瑶人摘取之以为染料，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记之甚群。作者此次在大岐昂吉苗村，曾亲眼看见苗妇取一种植物来做染料。这种植物是否就是蓝靛，可惜当时没有注意到，不过海南苗妇精于染术，却是万确的事实，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旁证罢！

假如上面的推测是合事实的话，那么，海南苗人自广西何地移殖而来，也可得而推知了。按，蓝靛瑶在广西过去和现在的分布状况如何，我们尚不甚了了，不过根据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凌云县今日有蓝靛瑶则是事实，如果能让我们暂时推断凌云在明以前已有蓝靛瑶盘踞，那么我们从而断定：海南一部分苗人系自广西凌云移殖而来，也不会离开事实太远罢？（按，凌云在广西西北部，和贵州西南部及云南东北部接壤，明代属泗城土州，其地当时全部为蛮族所盘踞）其次，由上引海南苗人林姓家谱所云“直在广西福建省司恩府红里村林明修林明开林明养三兄弟起屋住在东方，向在西南方，吉利”也有一点线索可寻。按清代广西有思恩府，明代也叫思恩府，宋元两代为思恩州，民国南宁道，其地居广西之北部，和贵州南部接壤，古来为蛮荒之地，至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末始改流。林姓家谱中之司恩府，必为思恩府之字讹无疑，是海南岛苗人另一部分从广西思恩府移来，当可不成问题，虽然在未有史志上的材料和实地的调查报告以前，未能断定明清以来以至今日思恩府有没有蓝靛瑶的存在。关于海南苗自广西何地移殖而来这一问题，现在我们所能解答的，只有这么一点了。

至此，我们要问：海南岛的苗既然原来是广西的瑶，为什么迁到海南后，地方志上都成为“苗”呢？甚至他们也自称为“苗”呢？作者目前尚寻不出一个合理的解答，也许广西的苗瑶本是一族而异其名？或者今日广西之瑶，即为昔时之苗？这已涉及西南民族的整个问题上去，甚至成为中国民族史上一个重要问题了。

其次，我们谈到海南苗人的地理分布。如感恩县志所说，“（苗人）不耕平土，仅伐岭为园，以种山稻，一年一移，岭茂复归”。现在情形还是如此（详见本书第三章）。像这样迁徙无常，我们要找到他们固定的地理分布，是永不能办到的。

旧志上所记苗人分布，除儋州和感恩县已见上引外（琼州府志卷二十载儋州的苗村其数仅有一，村名叫做打山苗，属龙头峒黎总管辖），据琼州府志（卷二十），琼山县也有苗人村五，属单屯外峒峒长管辖，村名如下：

针岭苗人住上 针岭苗人住下 番否苗人住 水上上苗人住 水上下苗人住

此外，苗人原初既为剿罗活抱由等峒黎乱及防守乐安营而来，当初必以乐安营为大本营无疑，后来虽然四散迁移，但未必全部迁净，其必留有一部分（无论多寡）住在原地，自意中事，按罗活抱由等黎峒及乐安营，清代俱属崖州界，是崖州境内有苗，虽不见于地方志，我们却是可以推知的罢？

清代苗人的地理分布，所能知者仅有这些，兹进而谈谈分布现状。

今日的苗人，还是和过去一样，迁徙无定（作者兹次亲见大本村苗全部向别处迁移），欲求其确定地分布地盘，也同样的不可能。查海南黎境现已分设保亭、乐东、白沙三县，黎苗向来杂居，所以今日三县境内皆有苗，闻尤以保亭县为多。保亭县境内苗人的分布，据苗人甲长王福寿为余口述如下：

村名(譯音)	包含家數	住戶姓氏
蕃什 看遭 二述 床文 蘭蜀 仙運 毛什 三喂 牙蘭 腦打 志婆 昂吉 十潘 毛邁 毛港 南浩 床坑 麻醉 蕃慢 報茶	七家 七家 五家 十家 五家 八家 八家 四家 五六家 七八家 十二家 十一家 七家 十家 六家 五六家 三十餘家 八家 十餘家	石姓 盤姓 孔姓 廖姓 黃姓 盤姓 石姓 陳姓 黃姓 鄧姓 盧姓 石姓 盤姓 鄧姓居多 覃姓 王、盤、張諸姓

又据保亭县职员杨宗尧君所述，县属尚有苗人的团（每团包含若干村）和村名如下：

加冬团 合水团 南茂团 中平仔村 崩岭村 高提村 大坪村 小妹村

其余乐东、白沙两县则不详。

海南苗人人口总数究有多少呢？现在毫无一点统计材料可供稽查，不得已，我们试从下三方面来考察：第一，从初自广西调来时的苗兵数目上考察，王佐平黎记中有“参将马澄将中军，以两广汉达军狼士兵一万攻中坚”之句，郑廷鹄平黎疏中也有“若进兵非调狼目寡打手，加集数万人不可”之句，假如这些“汉达军”“狼士兵”及“狼目”“打手”等都是苗兵，或其中苗兵占一部分，那么大体上我们可以推测，陆续调来的苗兵总不会在万人以下罢！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些苗兵初来时有没有带着苗妇女来呢？还是后来留在海南和其他族妇女结婚而生育繁殖呢？这是一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和今日海南苗人的体质是有重大关系的，而直接和最初苗人人口数目有关，更不消说。据作者所知，现在苗人通婚，还只限于自己的种族里，和别族（如汉、黎、歧、倭等族）通婚是被禁止的，由此反证，苗兵初来时带着他们的妇女而来，很有可能，那么一万名的苗兵，再加上差不多数目的妇女，苗人最初的人口总数，至少也有万余人了。

第二，从地方志上的记录数目来考察，据琼州府志儋州苗“凡十村，约九十余家，男妇不满千人”，所谓“不满千人”，我们姑定为五百人，则平均每村约十家，每家约五人；又据同志琼山县有苗村五，依上平均数计算，则有五十家，约二百五十人；又据感恩县志该县苗“凡数百家”，我们也姑定为五百家，同样用上面算法，则有五十村，约二千五百人；此外，再加上崖州的数目：为清醒眉目起见，制表如下：

州县别	村数	家数	人口数
儋州	10	100	500
琼山县	5	50	250
感恩县	50	500	2500

崖州总共约数千人，这只是可得而推知的数目，其余各州县所有的尚不在内。（清代海南岛共分三州十县，纯属于汉人的只有文昌会同二县）

第三，从实际调查的数目来考察，合王福寿和杨宗尧两君所举数，现在保亭县境有苗团三，苗村二十五，姑定每团包含三十村（约畧根据保亭县各团所辖村数之平均数）则保亭共有苗村一百一十五，每村以十家计，共有一千一百五十

家，每家以五口计，共有五千七百五十人，假定乐东白沙两县也有同样的数目，则今日海南苗人总人口为上数之三倍，即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人。（附注：陈铭樞等海南岛誌页八五云：“苗性喜居山，往往焚山而耕，既又弃而他徙，几于住无定所，儋州冯虚峒附近，乐会南茂峒，定安思河附近，临高番打番陈志远东门四村，陵水大旗山谷中等处，皆为其火耕区域，其人数则远在黎下。”这可当做未关三黎县以前苗人的地理分布看。）

最后，有一个和苗人人口相关的问题，值得附带讨论：就是今日的苗人有没有保持着他们纯粹的血统？换句话说，苗人里头有没有异族分子混杂进去？从婚姻上来看，苗人一向禁止和异族通婚，他们保持着纯粹的血统是可能的；可是事实上，却又不尽然。据作者所知，保亭县大岐昂吉村的苗甲长虚尊英因年老无子，乃买黎人之子以为嗣；又据报茶村苗家长王福寿亲对作者说，原初苗人只有盘、石、李、邓四姓，其余诸姓都是后来增加的，他不能说出理由，使人不能无疑原为他族而后变苗者；就王福寿本身，有人说他原是黎人，后来变为苗的。总之，苗人中入异族分子是一种事实，这对于苗人人口的增加是有利的。在相反方面，却又有苗人变为异族的事，林姓家谱中的话可为明证：

东地面盛贵住在黎峒变黎；盛和旺（？）到山村嫁在苗人。此外，虚尊英曾亲对作者说，他们还有同姓兄弟住在琼东县加积市附近，这种苗人变黎或变汉的趋势，对于苗人人口的增加则是有损的。

第二章 语言

名稱	苗語	名稱	苗語	名稱	苗語	名稱	苗語
數目		數目		耳	blom	一萬	à tin
十八	sip bid	一	à	鼻	bū-jong	十萬	à dū
十九	sip shū	二	i	口	jet	百萬	à bē
二十	nī sip	三	bo	頭髮	bā	次序	
二十一	ni sip jā	四	bā	牙	yá	第一	dē it
二十二	ni sip ngi	五	bá	舌	bid	第二	dē ngi
二十三	ni sip tum	六	kūr	心	tim	第三	dē tum
三十	tum sip	七	njē	背	cà-tun-cun	時間(一)	
四十	tā sip	八	z	腹	yōu	今天	ni noy
五十	ngon sip	九	dō	手	bū	昨天	com bō
六十	ngǔ sip	十	sip	手指	bū-ndō-kin	前天	ngúr noy
七十	kat sip	十一	sip jā	腿	tcu-tswie	明天	tung deo
八十	bid sip	十二	sip ngi	足	tou	後天	ngū deo
九十	shū sip	十三	sip tum	人倫		日	gong-noy
一百	à bā	十四	sip tā	人	moon	夜	ngim
二百	i bā	十五	sip ngon	男人	moon-fá	身體	
三百	tum bā	十六	sip ngǔ	女人	moon-ou	頭	bē
一千	á coon	十七	sip kat	小孩	moon-sá	眼	ngwie

名稱	苗語	名稱	苗語	名稱	苗語	名稱	苗語
伯父	bě	男孩	moon-ton-kin	動物		夫	moon fá
伯母	chū	女孩	moon-sá-kin	牛	ngong	妻	moon ou
叔父	jū sop	父	fá	馬	má	外祖父	kong
叔母	ti	母	jī	羊	jon	外祖母	kō
妯	zū	子	sā	豬	dung	外甥	ngoy ting
姪	tī	女	sā-sár	狗	clō	家具	
姪	sā ton	兄	kō	貓	ŋou	鄉村	ngung
姪女	sā ti	弟	zū	鼠	də-kin	市	shaw
堂兄	ko	姊	or	鷄	chel	田	ngin
堂弟	zū	妹	mū	鴨	up	井	tin
姑母	ma	老頭子	kō-moon	鵝	ngár	房屋	ber
姨母	mū	老媽子	ko-bū	蒼蠅	bom-gim	門	king
岳父	sin-shá-fá	祖父	kong	蟻	sep-blou-long	桌子	tom
岳母	sin-shá-jī	祖母	kō	蛇	noun	椅子	ěr
女婿	lung	伯祖父	bě	蜂	dong	櫈子	dung
家翁	fá	伯祖母	chū	魚	bū	床	tsau
家姑	jī	叔祖父	jū-sop	植物		燈	tung
媳婦	jim	叔祖母	tī	樹	ngoung		

名稱		苗語		名稱		苗語	
形 容 詞				肯 定 與 否 定			
少	mō-fong	花	fung	我說話	yà kong wə	是	zə
好	gong	草	wa	你說話	moy kong wə	不 是	moza
壞	mā-gong	菜	ga	短 句			
大	lō	竹	lou	我 拿	yà yao	我 看	yà wong
小	kin	葉	non	你 拿	moy yao	你 看	moy wong
長	dou	天 時		他 跑	mein ning	我 聽	yà nom
短	mā-ning	雲	bun	他 來	mein dei	你 聽	moy nom
老	kō	風	jou	他進來	mein yā dà	我 嗅	yà hom
幼	gon	雨	bon	他上去	mein sat ning	你 嗅	moy hom
美	quī	熱	kim	他下來	mein yūr ning	我 吃	yà en
醜	tou	冷	num	他起來	mein qūr	你 吃	moy en
時 間 (二)				顏 色			
年	ngung	黑	kyà	我 睡	yà fei	我 喝	yà hop
月	ngár	紅	ti	你 睡	moy fei	你 喝	moy hop
早 晨	kon dom	綠	kyà-ti				
晚 上	kon gim	黃	vung				

从上表中，我們可看出苗語的一個特點，就是數目的算法。普通十進數以上數目的讀法，都是十和其他數目字兩音之和，例如漢語“十一”為“十”與“一”兩音之和，“十二”為“十”與“二”兩音之和，余類推。可是海南苗語則不然。“十一”不讀為“sip à”，而讀為“sip jā”，“十二”不讀為“sipi”，而讀為“sip ngi”，這是可注意的。此外，廣西僮人語言中有一特點（或謂為一切泰族語言之共同特點），為倒轉句法之運用，即將名詞前之形容詞倒置其後，如漢語云：藍衣服、高山、小雞，僮人則曰衣服藍、山高、雞小等是。

（廣西凌云僮人調查報告頁 26）海南苗人有沒有這種語法，作者當時未注意到，殊屬遺憾！

海南各地苗人的語言似也非完全統一的，前表所列，乃作者親得自保亭大岐昂吉村苗人之口，惟據陳銘樞等海南島誌，崖縣（今屬樂東）臨高（今屬白沙）等處苗人的語言與此又有異，茲并轉錄于後，以供參考：

臨高縣苗語	崖縣苗語	
a	ji	一
i	in	二
to	dam	三
ti	se	四
ta	ngn	五
cho	luk	六
nann		耳
ngan		目
yup		口
cham		鼻

第三章 经济状况

(一) 地理环境与经济生活

人类经济生活的内容，往往免不了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这在苗人尤为显明。我们已经知道，苗人是明代迁殖到海南岛的，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岛上沿海平原地带已布满着汉人，他们是不能插足了，腹部山地又为黎族所盘踞，也不容他们立脚，最后便被逼跑上最中部的高山大岭上去了。在那里，水田很少很少，几乎完全没有，这使他们农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可是，深山茂林却是飞禽走兽的家乡，这又是自然界赐予苗人的丰富礼物，因此他们打猎之风，特别发达；同时，畜牧也很适宜；不过河流在那里是很缺乏的，渔业便卑不足道了。综观苗人经济生活，系以农业——种山为主，打猎也相当重要，再其次为畜牧，捕鱼则无足轻重：这完全是受了地理环境的支配。下面依次分述之。

(二) 农业

苗人农业有耕田种山两种，然如上所述，其地山多田少，故农业之中，又以种山为主，耕田为副。

种山的工作，是每年农历二月间开始的。先把山上的林木斩伐了，便暂时停手，让日光把地面的树枝晒枯后，乃防火焚烧，灰烬便是天然的肥料，然后以锄整掘穴，播种其中。种的以旱稻为主，玉蜀黍和豆类也不少。播种之后，不灌溉，不施肥，只待稻长大时加上一番割草功夫，至八九月便可收获。

耕田的方法，和汉人差不多，也于每年春初开始工作，其用具有犁，有耙，皆以牛挽之，播种插秧的方法也同。不过灌溉、施肥、耘草等等，却是不甚注意的。水田每年可耕种收获两次，即自正月至五月为一期，六月至九月为一期，旱田则只有后一期，前期若非种杂粮，便是休耕，但是事实上，每年可收获两造的水田，在黎境本已寥寥无几，落到苗人手里的，更是有限得很了。

苗人收获，还不知用镰刀割刈，只以手把禾穗捻取下来，一束一束地扎起，拿回来陈在禾仓里面，让和风凉干，或日光晒干。禾仓全部用竹搭成，为长方形，四面开朗，仅仓顶以茅盖之，中架长木板，禾穗便陈于其上。待其干后，始搬入谷仓中。谷仓则以木板搭成，上覆茅草，也为长方形，脚浮起，周身密封，仅正面开一门，以资启闭。一束一束的禾穗整齐地放在仓里，要用时才取出来，置于长方形的木臼中，以木杵舂之，使之脱壳，再置壳于木臼中舂之而成米，舂米的臼为圆锥形，和黎人的米臼完全相同。

普通苗人的粮食，几乎全部都从种山得来，只有极少数比较富有的苗人才出资置田。然而每块山地，至多只能继续种上二三年，地力耗尽，便须休种。譬如一个山岭，全部面积虽然不小，但是在十年八年之内，因轮流休种，就不难把地种完，全部地力在短期内是无法恢复的，这时便不能觅地他徙。所以苗人往往数年一迁移，至多也不过十余年，生活像飘蓬般流转不定。这种现象，是作者在考察期内亲眼看见过的。他们很少种蔬菜、甘蔗和香蕉却有时可看到。

（三）打猎

苗人居深山中与鸟兽为伍，因此他们男子一闲着无事使出猎。打猎的主要武器是火药枪，这是靠汉商输入的，所以形式和用法完全和汉人相同，只有牛皮制成的火药袋，才是他们自制的。苗弓也是一种厉害的猎器，以木为弧，以麻绳为弦，射巨兽用铁镞，射飞禽则仅用竹箭。听说他们有一种很猛的毒药，是用某种树叶及蛇胆等物混合制成的，涂于箭端，以之射击野兽，触及皮肤，顷刻立毙。平时毒箭系盛于筒中，密封之，至用时始取出，若取出后久而不用，毒气消散，

便不能致兽于死命。毒箭误伤及人时，也有解毒之法，据说苗人把酒糟埋藏在地下，经数年之后，酒糟中的水分升华，变成硬块，人被毒箭误伤，取而服之，其毒立解云。

在苗山，随时可以碰到苗人三五成群，荷枪持弓，寻伺鸟兽，他们是射击的能手，几乎每发必中，黎人也是赶不上的，而尤以射箭的准确见称。

（四）畜牧

苗人的地理环境，本是最宜于畜牧的，可是事实上，苗人的畜牧并不发达，像黎人那样每家拥有数十只或数百只山牛的事，苗人是绝对没有的，他们至多只有数只，有些家庭连一只也没有。推其原因：不外下面数端：第一，苗人是一个无产的民族，一般都很贫乏，他们没有买多量的牛的本钱；第二，他们的生活是游移不定的，没有长期的定居，畜牧繁殖不起来，同时常常迁移，带着多量的牲畜也感不便；第三，牛在农作上可助人耕田，但是他们并非家家有田可耕，因此养牛也非普遍。

他们养牛是用野牧法，即把牛放入深山中，不加绳索，也不需看守，任其自由行动，只对牛身上各家自作记号，以资识别。这种牛野性很猛，不易收捕。有一次，我们曾亲眼看见一苗人家举行婚礼时，特地派人持枪上山去把他的牛轰毙，抬归宴客。马也是野牧的，平时不加衔勒，任其奔驰，要骑时才四面八方去找归来，养马的只限于少数比较富有的人家，普通人家是不养的。养狗最普遍，家家皆有，因为它是出猎时必不可少的帮手。此外，猪、鸡也有，鹅、鸭则少见，因没有水田之故。

（五）捕鱼

苗人虽然住在高山上，但也常常到山下河涧中来捕鱼。渔具和黎人的完全相同，有绳网，有 tun，有 sar Cu，有 lung，有 tun ku，有鱼搭。（各种渔具的形状及用法，详见拙著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一书，兹不复述。）可是他们捕鱼的方式和规模，却没有黎人的那么宏伟，他们除了有时参加黎人的集团捕鱼外，平常只有个人或少数人的行动，捕鱼在他们经济生活上没有什么地位的。

（六）手工业

苗山多竹，制造竹器颇发达，其出品有箩，筐，簸，筛之类的，除供自家使用外，常以剩余产品和黎人交换米谷，以补粮食之不足。制造木器也为男子专长，

家中的枱、櫬、臼、槽之类，皆出于自造，造屋工程甚敏捷，桁桷自备，但粗陋是不用说的。

妇女善纺织，可惜详细情形未曾目击。而染色尤为苗妇专长，值得称述。苗境有一种植物，其液为蓝色，苗妇采其叶，浸入水缸中，染时，于白布上涂以蜂蜡，随意绘画各种花纹，然后投入蓝缸中，少顷即取出，把蜂蜡洗去，花纹便现于蓝色的布上。此法有人称为【蜡缬法】，鸟居龙藏在贵州苗人中也见之，述之颇详，转录以供参考：【其先，置布于某处，于其上投以火熔之蜡少许，然后任意绘以花纹，在此花纹完全绘成时，则绀染之。此种技术，甚为困难，若处理不善，则投上之蜡花纹，或至破损。是此种技术所需要者，即熟练与注意是也。若经一次绀染之后，则用清水洗之，然后置于日光日光透照之广场将其晒干，则除去所投之蜡。如是，完全之蜡缬花纹由此制成矣。】（苗族调查报告中译本页二六七）

妇女还用麻绳织成一种麻袋，出门时缚在背上，一切零星杂物都放进里面去，恰似广州一带妇女背上负着小孩一样。

（七）交易

苗人与苗人之间，因生产力的幼稚和生产物的大致相同，连单纯的物物交易也不常有，而他们和黎人间的交易虽然已经发生，但也未曾超过物物交换的阶段，如上述以竹器换米是。真正的复杂的交易，只有在他们和汉人之间始有之。这有几种形态：第一种是行脚小汉商挑谷货物巡行于苗村之间唤卖，同时兼收买苗山的产物；第二种是他们不定期的跑到黎境的墟市中来和汉商交易，如保亭县城及县属大岐文化市中常见附近苗人足迹；第三种是他们跑到更远的汉人墟市中去作买卖，这也是无定期的，什么时候缺少了必要的东西，便什么时候出去购买。他们居在深山里，和这些汉人墟市的距离都相当远，少则数十里，多则百里；加以他们生活简单，需求无多；所以他们出来汉人墟市交易的次数是很少的，每个月中至多也不过一二次罢了。

物物交易和货币交易在苗汉交易上同时存在，如他们以米和汉商交换货物属于前者，或则用金钱购买是属于后者。（民国廿年政府公布白银国有，以纸币代替银币，全国奉行，惟黎苗则全不知使用纸币，拒绝接受，交易所用，仍为银元铜元。）苗汉交易的情形和黎汉之间的完全相同，汉商输入的货物种类，以及各

种货物的价目，在拙著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一书中已有过详细的叙述，兹不复述。苗境输出的货物，有米、穀、木棉、木耳、兽皮之类，可是出口数量并不大。间有一二积资较丰的苗人，也置有一二座出产木板和藤料的山岭，雇几名长工长年住在山上，制板采藤，同时又养几只山牛，以为拖运板藤之用。这些板藤运出汉人墟市中发卖，获利颇厚，如大岐昂吉村苗首卢尊英即其一。像他这样拥有这么一点资产的人，在苗人中已算是凤毛麟角了，然而比于黎人的大地主，则不啻小巫见大巫呢！

第四章 社会组织

（一）家庭

家庭是苗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大家庭制和小家庭制同时存在着：三代以上同居的是大家庭；二代以上析居的是小家庭。比较起来，大家庭制比较占优势，因此我们常见有些苗人家庭的人口，多至十人八人，父子祖孙同居在一间茅屋中。

每个家庭的成员，至少都包括一对夫妇及其子女。父是当然的家长，主持全家事物。每个家庭成员，在工作上要听他的指挥，在行动上也每受他的干涉。譬如子女婚姻，家长听任男女自由恋爱而结为终身伴侣者虽多，但悍然不愿，仅凭己愿给他们勉强撮合者也不少，在这种场合，子女是无法反抗的。一般说来，苗人家长的权威是比黎人要大得多的，同时也庄严得多的。

在另一方面，家庭中男女的地位也有颇大的差别。苗人妇女是驯服的，听从的，和黎人妇女的气象完全不同。一个苗人男子很容易支配着他的妻子，黎人男子则不能这样做。然而使人奇怪的是：多妻制度在苗人社会中是绝对禁止的。不管你有钱无钱，不管你有子无子，妻子在时，你是万不能娶妾的，除非她死后你可续弦。譬如苗首卢尊英，总算是有钱有势的了，现已五十岁，尚无子嗣，可是他并没有娶妾的念头。这种制度产生的背景，我们尚不能明白指出来，下面两点，或者尚不可失为可能的解释：一是他们的土地有限，生活艰难，借此可以减少人口生产的过剩；另一种是，他们是行着严格的种族内婚制（即只允许苗人和苗人通婚），而全部人口又无多，为保持着男女分配的平衡，只许娶一妇，否则打破

了这个平衡，便不免「野有旷夫」了。

家长死后，产业由诸子均分(假如析居的话)，无子则由亲人承继。女子无承继权，但招婿入赘者则例外。或有买螟蛉子以为嗣者，遗产也归之。

(二) 姓族

苗人之有姓，当是移殖海南岛以前的事了，同姓人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社会关系呢？这是值得探讨的。

苗人每家都有简单的手抄的家谱，我曾看见一本昂吉村林姓的，封面如下款式：



里面把各代男女的名字，生辰，死日都记得很清楚，试抄其中一页，藉见一斑；

契写立抄本地宗枝簿居住耕种直在广西福建省司恩府红里村林明修林明开林明养三兄弟起屋住在东方向在西南方吉利明开儿林得真林得龙林得生林得朝儿林老张本命庚申年七月廿一日午时建生林老张儿林盛源本命庚午年三月十五日辰时建生

有了这样的家谱，家属虽然随时间而逐渐扩大下去，同时也便是逐渐分散出去，但是家属世代的关系，仍然是保持不断的。推之，凡是有血缘关系的同姓人之间，也因之有了永久的连系，宗族的意识自然提高。有些苗人曾对我们综述他们是什么地方迁来的，什么地方现在还有他们的同宗兄弟居住着；又大岐报茶村苗首王福寿曾对作者连称「老宗」「老宗」不住：这都是宗族意识的表现。宗族意识既然存在，同姓人之间的情感当然要格外亲密的。

但是，苗人以种山为主，迁移无定，聚散靡常，漂泊的生活使他们的宗族团体永远不能确立。空间隔得越远，时间过得越久，原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的，也渐渐疏淡下去了。反之，异性人之间，因同居既久，生活利害且一致，感情易于融洽，便非疏远的同姓人可得而比拟了。

综观苗人宗族成立的主观条件已相当完备，只要他们的经济生活有新的转变，整个社会组织是会为之改观的。从这一点上来观察，苗人社会进化又比黎人进一步了。

(三) 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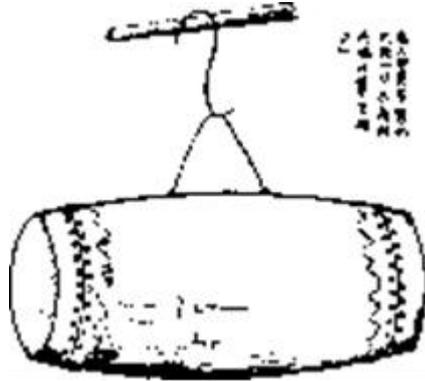
普通每个山上都只住着一个苗村。村是苗人社会组织最重要的一环，它不单是地域的自然团体，而且是一种经济共同体，此点留在下节论述，现在只谈村的外貌文化及其他方面活动。

村有两种：一种是由两姓以上组成的；另一种则只包含一个姓。比较说来，前者实占大多数。每村的户数大者十余家，小者数家而已。各家毗邻而居，形成一团簇。村之周围，普通都有竹木围绕着，中间开一门，以便出入，然也有四面开朗，无围无门者。可耕的山地都在村外，村内只有少数的菜园。村中的主脑，自政府在黎苗境施行保甲制度以来（详见拙著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现已改称为保甲长之类，在以前，听说是叫做「山甲」，由村人公推年老的男子任之。当选山甲的主要条件，是识汉字，有智识，有经验，且兼有道士身分。至于财产是不是条件之一，殊未能断定，但今日的甲长（前身即为山甲）经济状况都比一般苗人充裕，却是事实。山甲是智识的保存着，他的家里藏着历书、经书及其他文字，村中公共的事，都听他指示，都由他决定。苗俗旧例：当每年农历除夕，全村的人便齐集持酒到山甲的家中去贺喜，并唱歌向山甲询问明年内一切事情，山甲凭着他的丰富的智识和经验，逐一解答。村人唱的叫作村老歌，歌词如下：

开天立地盤皇皂	盤皇造礼后人寿
两立此筵行此礼	旺立空筵动老官
一盏献此老人饮	第二二盏沙成今
千杯万盏众星饮	难为老树坐肝造
今盏排恩肝迨上	如同月府在天星
两星财排今迨殿	无安无落看春鸡
世上阐德众星仕	国泰民安是不休
甲子连年不连日	问你老人传报知
大利便等何方樽	开门便向何方寻
今年再泰不生叶	田地种禾何处生
也望老人门口报	众星安落万千年
何方山中安众树	平安世上仕吞食
今年满了名年到	问你稳固是落安
稳固祝报众星树	苗马财财一路飞
问你老人春官树	名年已水已滩鱼
已鱼是滩已双肉	已分春水已分禾
也望老人开口报	众星回判篆来为

在这首歌里，他们把山甲比做太阳，把众星比他们自己，众星要依赖太阳来掩护（第六行便是此意，下句「这」为「遮」之讹），犹如他们要依靠山甲保护一样。他们问道：明年是不是闰年（第九行上句「连」为「闰」之讹）？利在那一方（第十行）？什么地方可耕种（第十一行）？过年后要不要迁居，还是仍然

住下去？如要迁移，请告诉大家知道，一齐备马起行(第十四、十五行)。他们又问：明年几时可捕鱼？几时可打猎？几时可种禾？(第十六、十七行)从这里，我们可知道山甲的职务是何等烦重！他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每个山甲的家里都悬着一只大皮鼓，有事的时候，便鸣鼓集众讨论。我们在苗村考察时，有一天，天才刚刚放亮，便闻鼓声冬冬自户外传入，起身出门探望，原来是甲长鸣鼓召集村人來讨论做「众人齐」(见下)，村人闻鼓声，也果然陆续前来。此外，我们还亲眼见过择吉日结婚的事也是由甲长来担任的。

村中有公共土地，有公共牧场，有公共坟场。村人之间，生活上时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助是他们的天职，举其要者言之，有：

(a)经济上的互助——如村中某一家有婚丧等事件，其他各家俱助以钱米，使其减轻负担。

(b)工作上的互助——如村中某一家有烦重的工作要请他人帮助时，主人便带着一点烟丝去向对方请求，如果对方接受了，便是答应帮他的忙。工作完毕后，主人以酒饭款待之。

(c)精神上的互助——如有喜事则互相庆贺，有哀事则互相慰问是。村以上没有更大的纠纷，可是异村人之间，仍然是有经常的往来和种种的互助的。(苗人因环境关系，颇团结，详见本书第九章)

自保甲制度成立以来，苗村组织颇起变化。保之上有甲，甲之上有团，原来的苗村或为一保，或为一甲，保隶于甲，甲隶于团，其间的关系，显然是扩大了，复杂了。黎苗境现行保甲制度详情，拙著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一书已详述之，兹不赘。

(四)土地制度与贫富苗人是一倘无产民族，现在他们居住的山顶，都是全村各家平均出钱，集拢起来，从黎人或汉商(汉商先从黎人手里把山买过来)手中租来或买来的。租则有一定期限，租金也有定额，或一次过付完，或每年分纳，期限满后，或续租，或他徙，双方再定。买则一次付较高的金额，一经成交后，该山顶所者权便属于苗人，任由苗人自由支配，卖主永不得过问，苗人中有些能在一个地方做较长久的定居，就因该山顶已属他们所有之故。无论租山或买山，双方都立有契约，载明山名，价钱，租金，年限等等，有些山顶，本是村人共同租的或买的，但契约上也只写着山甲或甲长的名字，因为当交涉时，他是全村的代表，契约也就由他保存，我们在苗人甲长家中，曾看见许多这种契约，兹抄录数条于下：

立批牙喃山字人同离啞达开和士君应国应记单和合心将到牙喃山批青留土当众议宅价山头银六十六元钩刀柄钱每家三百五米每家一斗京皮山马宠角熊胆缸藤白藤一应山主收不得偷买此山任照苗人入伐廿五年不得生端反悔口言不凭

立字为照

的笔中人邱开意

光绪廿六庚子年二月十五日当众立批

XXXXX

又前日苗八批毛盖山嶺土洋银二西七十大员

民国十六年正月初七日批

XXXXX

毛瑞毛租每年米乙斗钱三百五酒乙醒鸡一只每年纳到

XXXXX

王公青

民国丁卯年新批每家银一春四元

刀柄钱每家三百五石生钱一百每家鸡一只米一斗酒一坛

鸟豆木耳山物一应包了

———以上为租山契约

美昌盛

又买毛瑞山顶土卖山客人李永盛光绪二十二年买毛瑞山顶土议价洋元一百大元

李永盛

XXXXX

又宣统二年买毛瑞山顶土共客人李永盛、潘狗卖与老盤大议价洋银陸拾大元
又民国二年张明耀抗洋银十二元

XXXXX

又覃甲长买毛瑞山顶土张明耀卖与覃甲长议定价洋银二百大元民国十四年
买收单手执

又买毛瑞山顶土字人陈臣洲、张明耀、黎锡清、黄与利同黎人买毛瑞山顶交
与老邓老覃开种食议定价洋银叁百五拾元民国廿二年贰月拾陸日买

XXXXX

喃什隆山顶土买定洋银五百七拾陸大元

民国元年买二月初七日

XXXXX

喃宝山顶土卖客王开春龙卖与邓甲长买议定价洋银一百叁拾大元民国十八
年三月初十日买

———以上为买山契约

这些山顶，既然是由全村各家共同集资批来或买来的，那么，它当然是全村人的公有财产了。它的支配权由全村各家平等享受，也就是说，只要是本山上的人家，他都可以自由地在山上任何一块地方开垦耕种，无人干涉，反之，别个山顶的人，是不许越界的。享用土地的方法是：如有人家欲在某块地方耕种，选定以后，便在地面的树枝上打个记号，这块地的使用权便暂时归他所有，后来的人看见，知道已为人先占，乃另觅地方。待这一家收获之后，地复归公有。

以上所述，是苗人土地公有制的事实。然而另一方面，土地私有制也同时存在着。因为苗人既以家为社会组织单位，各家财富的累积，贫富自然是不能完全一致的。比较富有的人家，除了和村人合资置公有地外，同时又出私财独向黎人或汉商批山买山，置为私业，有些还积资买了不少水田，生活更好一点了。譬如大岐昂吉村甲长虚尊英家里便有田有山，还僱几位长工在山上制造木板发售，获

利颇不薄。可是事实上，像他这样富有的人家，在苗人中是不可多见的。

此外，一切财产皆为各家私有，不相混淆。

总之，私有财产制度在苗人社会中虽然存在，但是由于资本累积的机会非常有限，私人不能创造出较多量的财富，而且大部分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尚属公有，因此，贫富的差别便不十分显著。随贫富的悬殊而产生的初期社会阶段的对立，如奴隶主与奴隶的对立，地主与农奴及佃农的对立等等现象，在他们中间是几乎看不见的。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是生产劳动者，他们没有奴役，兄有互助。「大贫小贫」一语，我觉得用于苗人社会中是再适合没有的。

第五章 日常生活

（一）饮食

苗人生活艰苦，粮食常虞不足，造成了他们一种节约的特性。除宴会或节期纔吃白米饭外，平常每日三餐，都是吃的稀粥或其他杂粮，平时绝没有肉食(獵獲野兽时例外)，又鲜重蔬菜，故仅以鹽下饭，也有採野菜烹食之者。

惟逢佳期宴会始宰牛杀猪痛饮，但不知调味，外人尝之，难于入口。宴客时，煮饭的方法也颇特别：即先下白米于大锅中煮得半熟，便取出倒入木桶中，再连木桶置于锅中蒸之。木桶高约三尺，为圆形，其底有孔，锅中放水少许，水为火热变成蒸气，从木桶底下的孔中冲上，饭徐徐熟，据说这种蒸熟的饭味道特别好，可惜我们没有尝试过。他们所用的箸碗盤碟之类，与汉人同。取水之法，也有足述：苗山上固然没有河流，连小沟也不多见，除雨天外，平常食水也很感困难。他们乃把竹管连接起来，竹管上端衔接着较高地面的水源，这种水源都是很细的，一滴一滴地顺着竹管往下流，取水的人，便把竹桶（以较粗大的竹筒为之，高约三四尺）紧接着竹管的下端，及盛满然后挑之回家，蓄于缸中。这些水，因为水源太小，且随时有污秽之物掺入，故异常不洁，外人饮之，最易生疾病。

一般男子都嗜烟酒，妇女间有饮酒者，吸烟则绝无仅有。他们吸的烟有烟丝、烟叶两种，用的是竹管制成的水烟筒，纸捲烟不常吸。他们饮酒很有分寸，鲜见有喝得烂醉的事，除宴会外，平时也是不常喝的。吃槟榔也可说是他们一种普遍嗜好。

（二）服装

苗人男子衣服很简单：上身穿的是大襟短衣，襟向右开，扣钮有三四枚，或有领，或无领。下体穿着汉装的长裤。头发四围剃光，仅顶部留着一团，或留辮披发，盘捲于头上，额前常用长巾重重包裹，惟儿童则戴小瓜帽。脚部日间赤露，晚上则跨木屐。

女装：上身穿对襟衣，其长及膝，无领，仅有一扣钮，于腰际以带围之，使胸部不露，下体穿短裙，内无袴，裙为上衣所掩，仅稍露而已。裙上有「蜡缬法」制成的花纹，一律是三角形，很整齐地排列着。头披尖角包头巾，面部半掩，似不欲以全部头面示人，巾上则繡着各种花纹。幼女盛装时喜戴一顶圆帽，用红黄蓝各色布相间制成，其上也繡花，颇为美观，妇人则无之。脚常踝，腿部缚带，与军队之缚腿带无异。装饰之物有耳环，手镯，惟不戴头圈。

因长期和汉人不断接触的结果，今日苗人男子御汉装者已不少，而青年尤喜汉装，他们头戴毡帽，身穿对襟短衫，长禅，脚着膠底鞋，傲然与汉人男子无异。

（三）居住

苗人的住屋，以竹为墙，糊之以泥，顶则以茅盖之。屋为长方形，大门开在正中，屋檐向前伸出甚阔，可作走廊及休息之用。内部：左右两方用泥墙隔为小房，作为寢室，中间则为正厅。灶亦设在厅中，用石头叠成。卧床用竹编成，下以长木栈承之，上敷篾席，间有用蚊帐的，殊使人诧异，因海南汉人中等之家用蚊帐亦不多见也。禾仓、谷仓皆设在住屋之旁，家畜皆野牧，鲜见有牛栏猪栏之类。

（四）行

苗人居高山上，从山脚到山顶，中间距离就不短，而且一般山路都是倾斜崎岖，坎坷，难行，我们在考察途中，每访问一个苗村，无不弄到神疲力竭，非休息多时不能恢复。可是试观苗人，无论男女老幼，无一非矫捷如飞，连翻几座高山，也无倦容，而且他们一律都是赤着脚走，锐石荆棘，视若无事，而且永远不会受伤的。他们趁汉人墟市时，往来至少要一百里，早上出去，黄昏归来，无事不会多耽搁一天半天。只有少数比较富有的人家以马代步。

（五）往来

苗人亲戚朋友互相往来，颇重礼貌。临别，主人送客出门外，恭立，身向前微弯，头低垂，双手则举起，高与头等，客亦如之。

第六章 风俗习惯

（一）出生

苗人孩子生后十二日，作「十二日」，满一月则作「弥月」，家中杀鸡烹肉，请道士来酌神命名，所取名字多为「亚大」「亚二」之类。满一周年则作「对岁」，仪式不详。

（二）结婚

苗人普通至二十岁左右始订婚。有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婚的，有青年男女先发生恋爱，始稟于家长，遣媒定婚的。在后一种场合，双方家长常常都尊重子女的意见，为之撮合，但是苗俗，定婚前须把男女双方的年庚（苗人男女生辰都载于家簿中）请识历书的人（普通为甲长）去「合命」，要他们的命不相克，及不克双方家长的命，婚事始成，否则只好放弃。因此热恋的男女，从得家长的同意，但命也不谐，终不能成眷属，许多为情牺牲的惨案，便由此而生。聘金从前为十元以下，现已涨至二十元左右，此外尚须酒三醒，米三斗，猪肉三十斤。结婚方式有两种：一为「娶媳」，一为「招赘」。娶媳者，礼聘由男家负担，招赘则由女家负担。

结婚之前，双方家庭把男女的年庚去请人选择吉日。婚期既定，双方便从事准备。如果是「娶媳」便由男家上女家来迎亲，反之，则新郎被迎到女家去。

作者曾亲自参加过一次「招赘」的婚礼，特将当日经过情形记述于下，藉见苗人结婚仪式的一斑：

到了结婚那一天，双方家庭都忙碌起来了，亲戚朋友齐来庚贺，宰牛杀猪终日忙个不休，女家方面尤为热闹。然而正式婚礼却是在黄昏后才开始的。新郎这时身穿长衫马褂，脚穿鞋袜，头戴尖角形的大头小，把面部遮掩，仅露出下部少许，若不胜其害羞然。由一男媒人把他从屋中负出，旁有一男子手持张开的布伞

遮之，步步紧随，另一男媒则先行为导，后边又随着一位挑礼物的男子，礼物的一边是酒，另一边是烟叶。两位媒人及持伞和送礼者，皆全副服装：长衫、马褂、鞋、袜俱备。新郎出家门未数步，由先导的媒人放鞭炮数响，一行人便暂停止不前，待女家方面也放过鞭炮(那次男女两家距离很近，鞭炮声可互相听闻)，才继续前进，至中途又停步。稍顷，女家派两位少女(叫做「伴娘」)前来迎接，她们边行边唱歌，持伞护新郎的男子应声和之，一唱一答，此伏彼起。唱歌的时候是停着脚的，每唱完一段始进行数步，便又停下来续唱，如此者四次始行抵一间靠近女家的小屋中。在前进途中，旁观的青年男女还玩着许多把戏来点缀热闹：有些把先导的媒人包围着，向他索取烟叶，有些——尤其是女子——把新郎重重包围起来，向他开玩笑，或讲话讽刺他，或用手推他，或一脚踢他，或出其不意把他的头巾揭开，或给他戴上破鸡笠，新郎却如木头一样，动也不敢动，幸得旁边有护驾的男子给他招架，否则恐怕要给她们瓜分了。

新郎一行人等，行抵该小屋后，仪式暂告一段落。这间屋子是暂借别人家的，依例须付租钱二百文，但屋主照例也须杀鸡备酒请一行人等吃一顿饭，真是白白亏本。一行人在那里用过晚餐后，媒人和送礼物的便手捧槟榔(以烟叶代之)过女家这边来。女家事前已在偏屋中摆好一张酒席，请亲朋数人坐其上，专候男家人的到临。媒人等行抵女家，停于户外，仅派一人入屋中，征得席上客人的同意，然后复出带一行人进屋，与席上客人对面排坐，互相敬酒。然后双方唱歌互答，担任唱歌的，男方是持伞的男子，女方是预先指定的席上一位客人。唱完歌，媒人等复退返小屋中。接着，屋中演出一幕「讨钱粮」的滑稽戏，即女家派两个人到那里去向媒人索讨烟叶，双方有一番滑稽有趣的对话，「讨钱粮者」临退去，还在门外唱歌一阙。

滑稽戏演过后，媒人便负新郎向女家过来，行列如初出自家门时。新郎一行来到女家偏屋门外便止步，女家预先派一人候于门口，等其到，就唱歌欢迎，媒人和之。双方中间的地面上，放一米簸，中置酒罇酒杯各一，女方的代表依次向媒人等一一献酒，惟不献于新郎。这时候，村中青年女子又向新郎开一次大玩笑，新郎仍然木立不动。唱歌献酒既毕，媒人等即逕导新郎到女家正屋。这时女家正厅中是这样布置的：近门口的左边僵一香炉，右边置剪刀镰刀各一，中间置一满盛火炭的椰子壳，其旁摆酒席一张，上置酒一瓶，酒杯二只，白饭二碗，熟猪肝一碗。新郎行到门口就止步，门内有一人手持剪刀和镰刀，面向新郎念咒作法，(听说有驱邪之意)然后延新郎入，跨木炭而过，坐于筵席上。新郎和两位媒人及持伞者四人分为两排，相对而坐，少顷，由一伴娘把新娘导引出来，和新郎并肩坐着，新娘也同样披着尖角形的头巾，面部半掩。坐既定，伴娘及媒人就向新郎新娘献酒，次献饭，次献猪肝。接着媒人及伴娘分别把新郎和新娘的头巾揭开，两位新人露出面目，便立刻离席，新郎奔返小屋中，新娘则奔入自己的房间。可是席上的人却仍然继续饮酒唱歌，良久始散，复在偏屋席上聚饮，这时男男女女都来参加，边饮酒，边唱歌，直至达旦始终席。

翌晨，女家在偏屋中张盛筵宴客，媒人导新郎来对客人一一敬酒，同时席间有一人起立向新郎训话，大意诫他以后要善事家长，勤苦工作，夫妇和谐，共理家务等语。新郎听训后，复入女家正厅向家长等人敬酒，敬完酒，即直进新娘房中，少顷就出，迳返小屋休息。在新娘房中所做何事，则不得而知。

是日下午，新娘由一妇人引导步行来男家，后面有一少女负包袱随送。新娘的装束：身穿新衣服，赤脚，头戴圆形帽，手里执着一把油伞。男家屋中事前也同样布置镰刀、剪刀、火炭等物，新娘来到，立于门外，待道士作法后始入屋，

由妇人导进房中。是晚，男家设筵席欢宴亲朋，婚礼就此结束。事后，对两位女伴娘各酬钱三百文，猪肉三斤，前者由女家担负，后者由男家担负。

第三日上午，新婚夫妇同返女家，第四日复返男家，第五日再返女家，实行同居矣。新郎自此长期住在岳家，正式为岳家之一成员，同享一切权利，同尽一切义务。待岳父母身故后，或携妻子别居，或改称岳姓，永远为岳家人焉。

「娶媳」的仪式未曾目击，但据说与「招赘」的完全一样，不过男女两家倒而行之罢了。

孀妇再醮，没有什么仪式，也无聘金，双方同意后，只由男子出鸡一只杀之共食，便可成事了。

此外，关于苗人结婚尚有几点要补述的：

(1) 同姓的人不相婚，但知道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人，有时似亦可通融。

(2) 男女结婚年龄，普通为二十几左右。

(3) 每年废历三月，木棉花和一种所谓“toon dong” (译音)花开放，苗人最忌在这时候结婚，据说犯者将不吉利。结婚最盛的时节，是十一、十二及正月这三个月里。

(三) 丧葬

苗人死后，隔日就治葬事。不待主家的请求，村人咸自动来帮助治丧。斫木为棺，将死尸纳入其中，然后抬之出大门外，棺前燃香三枝，是时有一人手持大刀，向棺念咒。盖棺后，道士二人向死者祷祝，据说是祈他在阴间保佑遗下的儿女。棺盖上面置绳三条，由道士持剑斩断之，闻其意为告诉死者，阴阳异路，从此判别。继经孤哀子女在棺上印过指模后，便由四人抬棺赴穴地理群，有简单乐队随送，孤子护棺至葬地，若年纪太少则送到村门即折回，女则不送。埋葬之后，万事皆毕，像汉人风俗的：「作七」、「作对年」、「作三年」、扫墓等事皆无之。治葬时，孤哀子女俱于帽上缠以麻绳，以志守孝，葬事毕即除去。

苗人迷信，以为人死后，必须「做斋」，则死者灵魂始有归宿。所谓「做斋」即与汉俗的「建醮」超度无异，苗俗普通于人死后一二年内举行之。齐期听说有一日二日三日五日数种，作者亲眼看见的，是二日的一种，实际就是二画二夜。做齐由道士来主持。那次请来的道士，共有十余人，分为文武两班。文武两班所奉的神，所诵的经书，及做法的方式，完全不同。(详见下章)做齐的经过情形，无法做详尽的描写，这里只能举其大概：做齐仪式正式开始于第一天晚上，文武两班道士各把所奉的神像悬挂起来，同时诵经跳神，至深夜始息。第二日，上午为「招魂」大概情形为：于屋外旷地上搭一木台，文武道士轮流登台，手持竹幡，口中念经，向天招死者灵魂归来。下午为「传道」，非闭做齐本身事，留待下章详述。第三日上下午继续诵经跳神，但情节又与第一日全不相同。傍晚，做齐完结之前，殿以一幕「跳鬼」的滑稽剧。剧情是这样的：由一道士扮演魔鬼，戴着假面具，状甚狰狞，藏在幕后，另由两男童扮装女郎，把鬼逗引出来，鬼一见女郎，兽性大发，举起长可二三尺之阳具（禾秆扎成），左跳右跳，向女郎追逐，状殊秽褻，使人不敢逼视。第四日清晨，主家置酒款待道士，宾主唱歌互答，齐事也就此完结。

总观苗人「做齐」的仪式和汉俗「建醮」相同之处甚多，做齐时给死者焚化的纸具（如纸衣服，纸屋，纸轿，纸金钱……之类），也和汉俗完全无异。两者之间，似有传播关系。

(四) 节期与游戏

苗人于废历元旦日，依例「作年」。是日杀鸡宰猪祀神，村人互相拜贺。他们每年又照

例做「众人齐」两次，于废历正月及六月中举行之。日期由甲长及老人依据日历选定，然后向众公布。届时，由村中文武道士数人各取出所奉的神像悬挂起来，焚香点烛，诵经跳神，助之以锣鼓。齐期或一日二日不等。将结束前，每家科白米二升，铜仙二三十枚，置酒饭共食。做「众人齐」的用意，据说是祈祷本年内全村的平安和丰年。

苗人的游戏，所可知者有打秋千一种，于春夏之交举行之。秋千架的制造法和玩法和黎人的完全相同，已详拙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一书，兹不赘。

第七章 宗教迷信及其他

（一）道士

道教是苗人唯一的宗教，它在苗人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宗教仪式的执行人是道士，道士分文武两班，各班所奉之神及经书等俱不相同。就在「做齐」中所见，文道士所奉之神为李斜王、祖公、神农、斗公等，武道士所奉者，则为玉清、上清、太清、上元、中元、下元、阳虎等，各神皆有画像，凡文道士之神，其头必大，武道士之神，其头必小。上举十馀神，尚未能包括苗人道教神名之全部，作者曾从道士的经书中检出诸神名，知道至少尚有下列诸神：

坛官	九官	陈十五官
李新圣	贡皇	家官
地司	案坛川光	九娘
伏启小妹	玉皇	雷家民官（雷公）
埧主	家先	当年瘟主
三祖	斗府三宫	五伤回
西道五伤	十二伤奂	贫逋鸡
好公鸡	十五伤鸡公	上元抛香
中元罗帕	下元罗帕	四功曹
赵帅	马帅	邓帅

至何者属于文班，何者属于武班，则无从分别。各神所司人间事，似各有职守，不相混淆，「做齐」时，所以只挂十馀位神像，便是由于他们专司这部分工作之故。各神因其形像不同，职司不同，而经书也互异，兹为省节篇幅起见，只抄「九娘」神的经书于下，以见内容一斑：

番手你打阳首古	复古又打右朝阳
听得古声调了阳	九娘下马令名香
今早你在法坛廟	功曹得状去传章
你受得闻公曹请	莊安宝马赴壇长
来到壇前跳下马	接归筵上领名香
入筵领受安壇酒	下筵童子唱元章
未唱九娘身出处	水出有元花有极
风过山头领过领	水落汇头滩赶滩
父母生长娘令利	生娘端正十分强
眼是七星眉似月	面相东京纸一张
首似落乡脚似好	花相东方太白星
头山便带三山帽	帽顶不离个金霜
身着珠依衫一令	八福罗裾到地长

先生一男唐太保
先生一男并一女
今朝入到花园里
上村看尽无个好
中村出得兄阳二
第二日朝清早起
当时遇着兄阳二
今朝我来正等你
阳二答言九娘道
你但有心来念我
长衫与郎着两衿
贴肉汗衫着两衿
一身都是娘壮过
九娘答言兄阳二
要吃酒饭厨内有
此酒便是九月酒
阳二答言九娘道
金盞载酒郎无吃
打开东厅排棹椅
接得阳二归家坐
三般五味排枱土
一潘与郎吃菓子
娘吃三盞坤昏醉
郎吃三盞坤昏醉
袖起抬盆烈起椅
入到深房坐一阵
长衫挂在金钩顶
头巾挂在郎干竹
双首拨开娘罗帐
九娘答言兄阳二
昔日深房作小妹
一更一点共娘作
二更二点共娘足
睡到三更睡不醒
鸡啼正是四更定
九娘答言二兄道
我有金鸡未报晓
二人排头连枕睡
九娘得见天光亮
东厅引过西厅过
只有个兄大嫂见
只有个兄都见了
祝得阳二把锁缚
打得阳二皮尽断

眼容眉貌十分强
后生一女唐九娘
将着贪花思一长
下村看尽无个强
风流眉貌甚高强
担水准头等一长
二兄听我说言章
与兄今夜话成双
你今听我说言章
有衫壮过十分强
短衫与郎着两双
灵罗丝带秀鸳鸯
风流眉貌甚高强
二兄听我说言章
吃酒之时开酒浆
与兄吃了目思良
九娘听我说言牵
娘口含来郎便当
排出龙凤及鸳鸯
三般五味及荡浆
剪鱼煮肉在中央
二盞与郎收依长
面相排花色食强
走入深房寻九娘
二人牢手同归房
二人坐落解衣裳
短衫挂在妹床櫪
脱鞋放在妹龙箱
问娘连枕在何方
二兄说话不思良
不知连枕在何乡
正同下员竹一双
正同象牙节一双
正同死去在高床
百花缭乱五更长
兄今听我说言章
我有银鸡报晓娘
花发枕上正成双
叫取阳二着衣裳
西厅引过北厅长
云姑引得也来人
西边邻舍熟莊裳
麻丝铁锁缚胫长
十分打痛断千长

阳二口口声声叫
九娘答言大哥道
你打阳二如打我
九娘心中思一计
左手脱下龙凤簪
口得大哥去救火
足得如同无语叫
阳一走得二五里
玛口珍珠银四斗
便把铜钱无数贯
能取丝罗并丝绸
花街柳巷兄莫逛
要吃酒时店上有
吃肉便吃松头肉
起屋便起高楼屋
世上贪花人人有
拾字路头相祝别
娘欲思量吊颈死
先祝我哥共大嫂
莫把冷饭我爹吃
二别一条郎干竹
三别房中红罗帐
四别房中剪刀尺
五别房中红七龙
六别六亲并九巷
早朝不见妹洗面
七别江河并水埠
八别家堂并香火
九别堂前亲父母
十别风流兄阳二
一更吊颈二更死
爹睡醒来梦不好
入到娘房打一望
唐婆口口声声叫
世上贪花人人有
便叫我太唐儿保
先把沉香来洗净
便买一副樟木板
扫起东厅载棺椁
请取先生来点地
打过黄河九曲水
葬在南容大路口
左边青龙来朝护
道人行过也念佛

口口声声叫九娘
大哥听我说言章
打死阳二犯官方
又思一计在心长
右手点火去烧仓
娘便放郎归本乡
解脱如同放脱羊
九娘叫住说言章
每斗真钱八万双
与兄作客莫回乡
莫要赌钱败闷娘
莫逛花林心里烦
肚饥买肉煮汤梁
莫吃骨头卡死郎
莫起低楼人笑郎
人心不比妹心长
九娘退步龙归房
不会辞别妹爹娘
好声服侍我爹娘
莫交冷酒我爹饮
今番不见挂衣裳
今番不见妹归房
今番不见妹才郎
今番不见载衣裳
今番不见妹行乡
夜晚不见妹得乡
今番不见洗衣裳
今番不见妹烧香
女儿舍命入醉乡
二人祝别断干长
三更托梦报爹娘
手托灯笼照妹房
妹见吊颈在高樑
口口声声叫九娘
如何我心不思量
急把长梯解下娘
后把红罗装过娘
相来装载唐九娘
又把南厅作道场
南容大路好傅扬
扛过王河九曲江
人人行过看情娘
右边白虎护坟场
僧人行过也烧香

六十公公行过吠
 六十婆婆行过吠
 十八后生行过吠
 十八女儿行过吠
 奉劝世间男共女
 东家有男早招妇
 莫学引州唐九妹
 九娘到壇亲祈保

可惜聪明命不长
 可惜聪明命不长
 可惜聪明不到郎
 好惜聪明命不长
 有男有女早思量
 西家有如早招郎
 欠夫花发自身亡
 你来保福马前人

苗人道士经书的内容，大半是这样七言歌体的故事，和道教本身全无相关，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文武道士画符所用的铃印同是用木刻成，但图案则各异：文道士印共有两只，皆为长方形，大小也相若，其图如下（黑地为凸出者，白地为凹入者）：



文道士印(一)



文道士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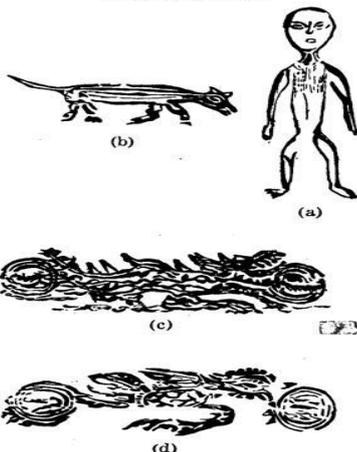
武道士印也有两只，一只和文道士印同样刻着横直线的符号：

(一)印士道武



另一只则四面都有图案，而且刻的是人物和狗，龙(?)、凤(?)等动物之形，和上述印迥异，颇堪玩味。

(二)印士道武



大概每次做法事时，文武两班都必同时参加，作者在「做齐」和「做众人齐」中所见都如此。

道士仅限于男子始得为之，男子也必经过一种传道洗礼，始能取得道士资格。作者曾在他们「做齐」时参观过一回传道仪式，似是附带举行的，此外还有没有一定的举行时间和地点，则不得而知。传道仪式文武两班大同小异，兹将当时大概情形记之于下：

武道士传道仪式：受传道的男子是日身穿红色道士袍，头顶加薄纸一张，额前挂一笔画之神像，以红线牢稳，正襟危坐于神坛前地面的红氈中。（每位道士都各有红氈一张）由老道士（指资格而言，与年龄无关）数人绕之而行，且行且诵经。每诵完一段，即同时跪于地面，将受传道者头上之薄纸撕破，然后再起绕行，如是者三次，仪式告一段落。

少顷，老道士们把受传道者带到旷地的法场上去，鸣锣槌鼓随其后，途中一老道士手持草蓆敷地连打几回斗筋。既抵法场，受传道者坐于法台下（法台以木搭成），老道士们轮流登台，一面诵经，一面跳舞。诵经毕，便张开以树皮织成的大网，共举受传道者抛入其中，抬起回旋数回，复置于地面，饗之以酒饭，然后复返神坛，仪式遂告完毕。

文道士传道仪式异于武道士者，惟无赴法场一节，然文道士在神坛前诵经时，每诵完一段，跪下后必以木梳梳受传道者之发，则又为武道士所无。

男子受过传道洗礼后，便有一个法名。文武两班的法名互异，而字号则各有一定，文班的为「寅、云、道、庙、完」五字，武班的为「应、胜、法、颢、完」五字，取名的方法，是其中某一字之下再加上任何一字便得，如昂吉甲长卢尊英是文道士，其法名为「寅才」，使人一望每道士之名，便知道他是文是武。而且法名的次序是父子相承的，如卢尊英法名既是「寅才」，则其子法名必为「云某」，其孙法名必为「道某」，周而复始。受传道的年龄没有限制，作者亲自参观的那一次，受传道的共有五人，其中大者约二十岁，小者则仅二三岁，乳臭未干，由其母抱来。大者于传道仪式举行之后，便随老道士学习诵经和做法事，过了些时便执行道士职务；小者则须达相当年龄线开始学习，然而他的道士身份却是早已确定了。

道教在苗人生活上既演着这么重大的作用，道士们在社会上便显得重要；而且要具有道士资格的人，才有机会读经书，也就是享受唯一的文字教育，他从此便或得许多智识：因此，道士们的社会地位比普通人要高出一等，并享有许多特权。在这种情形之下，除非是经济状况特别困苦（因举行传道仪式是要花钱的）的人家，是没有不给他的儿子举行传道仪式的。如上述乳臭未干的小孩也抱来参加，便可见为父母者对这件事是如何的心急和重视！

（二）重要神名

苗人崇拜的神甚多，据他们口述，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诸神：

- (a) 玉皇——天上神之至大者；
- (b) 土地公——地下神之至大者；
- (c) 敬主公——山神之至大者；
- (d) 海龙王——水神之至大者。

（三）图腾崇拜遗迹

我们从下章苗人传说中，知道狗是他们的始祖，也就是他们的图腾。图腾崇拜的遗迹，在今日他们生活中仍然存在：他们每家虽然都养狗，但绝对不吃狗肉，不是任它自己老死，便是把它和附近黎人交换东西，后一种情形，作者曾经目击，这显然是图腾社会中「禁止杀害图腾动物」的禁条遗传下来的。此外，上面所插的武道士铃印上所刻的狗的图像，或与此也有关系，值得注意。

（四）魔术

苗人有陷害他人的黑魔术（Black Magic）。凡与人有深仇者，便请道士来弄法报复：用纸书对方之名，然后把它在树林中钉起来，对方的灵魂从此被禁锢，便生奇病异症，慢慢陷于半生不死的状态。被害的人，要把弄法者拘得，逼他自动解禁，才能得救。

以上系得自他们口述，但这个魔法灵不灵，却不知道。不过作者曾在一个黎首的家里看见一位患废疾的男子，据人家说，是因他从前随黎首征苗时杀人太多，被苗人弄禁的。也许有这回事呢！

（四）迷信

苗人迷信风水。作者在昂吉时，甲长卢尊英曾对余云，该地苗人所以多贫乏者，系由于风水不好之故，他并指出风水怎样不好，说：山尖，缺乏水源，形式狭窄，无发大财之理。其堂弟为保长者，又问余识不识看风水，余答不识。他说，将来必积多金，从外面请位名地师来相地，以期发达云。

他们又信命信相，作者在那里时，他们向余问识不识算命看相者也不少。

苗人这种迷信意识的发生，自有实际生活的背景，并非全无因由的，这一点，留待最后一章来说明。

第八章 歌谣传说

（一）

歌唱是苗人生活的要素，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几乎个个都是歌唱的天才。我们在苗山旅行，不时听见嘹亮的歌声向耳边传来，可是山深林密，人影杳然，无由引起你的「曲终人不见，山上数峰青」的悠然遐想！

歌唱是传达人类意志的最自然的工具，在苗人是完全利用到了。男女相逢，两情缱绻，他们会用歌唱来表达彼此倾慕的心曲；久别相遇，乐不可言，他们会用歌唱来互道相思的情怀；歧路言别，不忍远离，他们会用歌唱来倾诉离情别绪；在手足，农事正忙时，他们会用歌唱来排遣躯体的疲劳；在佳期宴会，少长咸集时，他们会用歌唱来点缀热闹。总之，他们一切苦乐悲喜，都在歌唱中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他们的歌唱系以对答式为主体的，如男女互答，宾主互答等是。有些歌词因久唱而变固定了，于是对答的词句常常是有一定的。一个人歌唱的天才好不好，在苗人社会中关系是很重大的。譬如他们男女的结合，常常是出于自由恋爱，恋爱的媒介便是歌唱，当阳春佳日，风和日暖，万物回春，生意蓬勃，于是男女成群，隔着遥远的山，唱歌互答，歌声渐渐自远而近，这时如果你是歌唱的能手，把对方唱来的歌都回答得恰到好处，那胜利自然便属你的了，否则美人已杳，只好望洋兴叹而已。又如盛大宴会席上，宾客互答，善唱的人，每每受听众的赞叹，反之，低能的歌唱者，却免不了要受人家议嘲的。歌唱成为他们社交上不可缺少的技能了。

（二）

他们的歌词，因境地不同，大体上可别为固定的和不固定的两种。大抵男女唱答，无聊遣怀等场合，都是触景生情，脱口而出，不假思索，自然成章，这些歌词多是不固定的；至如佳期宴会，宾主应酬以及祀神等，则歌词都有一定，各地皆同，这种歌唱，多不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变成一种僵硬的仪式了。固定的歌词，是人人都记得烂熟的，没有什么高低之别，至于不固定的，因天才有差别，其所表现就有优劣之殊了。

不固定的歌词，因其是不固定的，而且语言的隔膜，我们没法把它记下来，很是可惜！

只有固定的，他们每家几乎都有抄本，前后传授，因此我们才能搜集得一点，但是这些歌词都已硬化，比起前者出自情感之自然流露，其价值要差得多了。

他们一切的生活都表现于歌唱中，所以歌词的内容，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无所不包的。但是我们所得并不多，现在试分类举例于下：

(一) 关于经济生活的歌，如农作过程中举行某植仪式而唱的：

送禾歌

送 禾 去	神农土地送禾回
送到家中招庇主	放落仓中万岁贫
多 谢 你	神农土地送禾回
送到家中招庇我	万岁得贪念你师
天枢府里差人引	己多黄金托尽來
秀福不过三年士	招财富贵能官人
多得各师引今宝	万岁念情水在心

(二) 关于社会活动的歌，如第四章所錄的村老歌便是。

(三) 男女恋爱的歌，如旷男怨女，道中相逢，便常唱下一首歌：

壹劝贵花在上	报花内里依贪心
妹能贪心有人见	东有日头西有天
二劝贵花在上	筵中饮酒依贪多
人话度船不看水	饮酒贪多也是闲
三劝教花在上	贵花同意离秋速
贵花同意齐合手	迷河桥上两同行
四劝议花在上	风流十八有人速
有福守得六十岁	无福半世也为闲
六劝贵花在上	家兄到此皮为闲
无心杀龙贪不好	有心冷冰自闻良
七劝贵花在上	妹屋有员也是闲
也怕妹员杀命死	命落太山恕不回
八劝负花在上	有钱放债依贪多
不得本钱也着退	人家杀命也难当
九劝贵花在上	有牛有地早思春
养到无牛鸡起早	家里无牛也是闲
拾劝贵花在上	见人写字依为闲
有年有月官士到	白紙求人也是難
拾登劝贵花在上	○報花亂罵 ¹⁴
貴花恩望莖笔養	命落太山恕不回
十二劝贵花在上	仙人引到轉倫泉
轉到名王把筆判	判你少年再转生

又如男女幽会，当告别之际，难免依依不舍，此时常唱下面诸歌：

(其一) 送 花 去	乌云送月过天心
乌云送月少送贵	送回愁地判愁乡
分 离 了	
(其二) 壹別贵花小迴去	如同佗望转离天
佗望离大心暗乙	小今离妹暗愁心
二別贵花龙贵地	字抛贵地樽迴乡

戍汉抛花小迴去
三别讽流年少女
四别官员年少妹

痛在小心不愿甬
五别桃元天仙女
报你仙花留命守
六别风流多痛在
路上小亡是位妹
七别龙花多痛在
火烧胸前不愿死
八别贵花路上守
拾痛在心弄抛命
九别糕鸯财分散
乌叶离花乌离树
拾别佻雨歌堂散
戍泪樽问愁乡殿
分 离 了
樽身自回在本地
分 离 了
守等三年天不搏
(其三) 来马行游五州府
遇笱鹅眉伴快乐
财朝天门先窠路
水流面前恩相过
一祝小年官音女
罢望离山思不断
别 了 贵
英台回处人茶岭
别 了 贵
迷神一心连豆女
别 了 贵
唐仙入朝孝官举
别 了 贵
寒凭身亡为三女
别 了 贵
愿你秀身能少女
东永卖身葬父母
供妹秋莲分离了
一路分开两路对
分 离 了
写得你形莊头貲
分 离 了
不定写书内心落
云雨秋莲分离了

暗戍眼泪在心中
樽离贵地愿忘身
见花冷利也难抛

字回半路甬愁身
暗思眼泪落胸前
贱命亡时位花今
便能细刀杀内心
妹在远乡妹不知
如同火烧在胸前
盃了龙珠愿死身
双双眼泪花胸前
退回半路盃愁身
脚踏路头步步离
思花愁闷也难抛
依恩此地共花游
人樽愁闷位花枝
衣思在后得相逢
有心守等两三年
一日分离万日思
两今前世无恩缘
回头半路遇连迨
夜望五皇稽首这
安落十三胜内良
离花一世不相逢
如同云望转离山
空思内里是难逢
如同仙伯送英台
仙伯愁死为花枝
如同豆女别米神
豆女过心嫁别官
如同十女别唐仙
回头德见断阳春
如同三女别寒凭
宗皇头断为贪心
如同少女别文隆
如同东永别阳春
愿卖我身在贵乡
一路分开两路行
月头丹专两丹回
衿笔落台写你形
御时思著御时看
八先台上写里书
言里双柱写不成
此能抽刀割断藤

抽刀断藤少断妹
分 离 了
你见清楚口打子
送 花 去
送花送过十皇下

秋速格断无人知
报花匆匆过山行
我吾三云供你回
送花送过十皇前
十皇抽手勿回头

(四) 新婚宴饮席上，男女主客们唱答的歌，兹举数首于下：

(其一) 多谢冯冬引媒博
才火拾口天门里
一点过桥不成转
一口两点文曲案
改佗飞来中央坐
口字不成兹鸯府
口卜内游不成宝
今星齐朝鸳鸯府
北斗七屋判又字
参相状元多令利

到此枱前佗两逢
八夫桥上两明声
八字有员天注分
不知有员佗两逢
二位在后判相这
下凡同篆判鸳鸯
四珠同篆判相台
勾坐同迎何处飞
南斗六全结多飞
紫微同篆命口分

(其二) 正是托饭合珠宝
五财廉这明珠宝
进住台前合珠宝
丹千难这天明月

台前是望五廉这
坐在朝门万岁春
是望朝廷家树这
也望四边云篆这

(其三) 今夜得见胜龙到
白木作榼献官坐
见 官 到
见官令利坐枱上
好 井 水
一条流落青丝殿
卜 好 听
是位家穷无何献
家 中 苦
茶也无茶酒无酒
酒 不 好
今才托献胜官饮
是位家贫无金盞
白石作盃不能养
士盞排台无金盞
红轿较椅官人有
双手托献胜官饮
知是你歉酒不好
怨了家穷无大燧
紫微青菜放台上
千 般 苦
龙肝恩在胜龙殿
不 好 听
旺莊空筵无末献

本无金枱校椅莊
献官坐落判空筵
见官令利入门来
本无金台校椅排
井水清清四半流
二条流落贵门楼
不好面前打动龙
令水作茶献胜龙
家穷若苦无何食
抽手上凶冤了难
如同井水献官员
官饮一盃心里良
白石作盃椽上排
排三排四不成行
也无金台较椅莊
家穷若苦是空思
官饮一盃心里良
知是你歉两手粗
紫微青菜判台前
淡菜台前鹽无恩
千般思尽无般良
人傳难得到筵中
不好面前打动虎
如同东梅断沙罗

不能官人千般有
百养为齐枱中在
自笑贱家不成屋
碗也无碗碟无碟
托 饭 到
诸官到此无欖坐
坐落泥中打破贵
是位家穷无金篋
红轿合联广东有
令利官员行远路
空判枱前无酒饮
筵中五枱两上尽
殿上柜枱众星坐
入山斩竹打动木
一保房束家富贵
齐保房东寿万岁
二保主人求仙路
状元德见求仙路
三保主家多富贵
放出栏前满街衢
四保主人命长久
彭祖己岁主己岁
五保主人种禾路
荣禾同根生到尾
六保主人抄山路
山马黄麋来到此
七保主人打鱼路
抛网落江缠鱼死
八保主人命长久
官罗口舌善别处
九保主人烧工得
田地不耕自得光
十保面前舟屋贵
得种明官传天下
高氏面前保了尽
竹报一堂众老幼
十一保主人求财路
出门遇逢横财宝
十二保新官状元贵
养猪生龙鸡生凤
脚踏三步退三步
两个幼枝内思漱
殿上柜台众屋坐
抽手胸前报众树

意莊何方百养财
恩献淡甘养养寅
无台无欖不成人
排来台上不成行
面前抽手献官员
如同燕子坐樑头
打破衣裳乙在心
青竹修称献官持
也难得到手中持
坐落如同空判台
乙在心中断了情
如同六合结鸳鸯
两财抽首保家人
落水抽罟打动龙
床头钱贯叠成行
寿命如同彭祖春
一种仙陀带状元
每人得见自聪明
猪羊牛马满栏生
鹰鸟大虫不敢收
寿命如同彭祖春
彭祖己春主己春
一枝分做五枝生
每年收了九仓禾
到山黄肉意来朝
四脚上天不断腾
泰鱼四方意来朝
双手发回佗启吟
命能青丝万丈长
大病鬼行不到家
角年光现在龔情
养男不教自聪明
今年不过种明官
父上父下父母坐桥鵝
细屋面前不知行
大人衣過小人情
出门三步遇横财
招财进宝能官员
五男五女面前齐
万士千方百样齐
退回三步散婚姻
祝你上系万判台
众星匆匆饭盃茶
岁屋退落出行游

(其四)

一堂官前两行過
一品六全寻月游
抽头得见好官情
小是东京初传月
进入花林抽头看
入山秋口山竹木
口贵门楼莊得好
自口主人好白饭
不吃自闻心里落
自口主人家富贵
此能北京玉帝殿
自口主人好金筷
筷头称尾金镶过
自口主人家富贵
此能城江一府正
自口主人千般有
此能迷何星斗现
自口主人好酒饭
放落筵中香四里
两年安排南屋斗
赦出金镶筵中饭
口 是 口
金瓶托在连台上
自口主人多富贵
今年吃了千万好
坐马转游鸳鸯位
多望众行引礼二
南斗六全初出现
官脚行朝会有仕
抛马托珠入堂里
榜上排明齐全了
口仕天般难话尽
多望众星引礼仪
面前千般话不见
万仕高低才放落
齐保逢冬年四季
每年四季德安落
才保房东家富贵
床头金箱在好宝
才保房东家富贵
房东千般得有尽
才保主人求仙路
天师排明在金榜
才保主人家富贵

众星衣过一时情
一品六全寻月上
初 传 到
是位婚姻六合来
望恩天子引行移
入门秋门贵门楼
四边校椅坐侵齐
托来台上满筵香
开口不食心里良
金盆银碗面前财
龙凤平排照满天
筷头踩尾用金镶
照得满筵堂上光
明台前面照当天
龙凤平排四边红
金盏排来筵上齐
内里酒想香到天
放落筵中四方香
比能龙肝明字传
主人富贵坐连台
众屋饮了万般良
口花富费万般才
成行成对能天星
金镶玉酒满筵香
六十年长口恩香
遇看宗师礼仪齐
开掌四边引二游
篆到朝门天子堂
小来路远为婚姻
皇前开榜种明官
万岁扶提注在春
细声祝报众亲枝
如同明月引屋游
收退迷河屋斗回
两才抽手保逢冬
大病鬼行不到家
命能青丝万丈长
床头钱贯叠成行
丝罗繡缎满堂莊
富贵荣华胜石宗
万岁人传是有明
阴府状元天先安
五攝安排玉殿才
猪牛牛马满栏生

放出栏前行满地
才保主人命长久
彭祖己岁主己岁
才保主人种禾路
荣华同口生到表
才保主人求财路
山马玉靡来着锁
才保主人求鱼路
抛网落江缠鱼死
才保主人十方路
四处得闻坐马请
才保主人求财路
出门遇逢横财宝
才保面前丹星贵
种得功名传天下
今年两判人婚位
两判人婚人成對

鹰鸟大虫不敢收
寿命如同彭祖春
平祖己春主己春
一枝刀前五枝生
每年收子十仓丰
到山鱼肉意来朝
四脚上天不断藤
落江四方鱼来朝
双手发回口啓良
每年香进在龕前
养男不教自聪明
出门三步遇横财
召财富贵能官人
今年不过种明官
父上父下父母坐巍鹅
明年人判两婚筵
人判两婚两得双

三其四二首，是主客对答的，主人先唱(其三)，贺客后答（其四），故歌词一谦普通应酬的歌，兹举两例：一是有远客来居村中的，夜间村人对客唱的，其词如

名鹅人尽判天日
孝堂科长进堂里
口将狂起判天日
堂里读字同面口
人但北京天子落
堂里口衍多日守
天寒城头雷打草
愿天十五春水到

竿堂枯尽在潭中
京卷扶提万仕凉
团员星斗先安排
灯笼内规早照光
四边老幼篆来这
下凡世界是难为
为吹木叶乱纷纷
竹树运新生叶这

一是苗人「做齐」完毕，道士将散去，主妇以歌送之，其词为：

神师踏到云元府
应天府里开条水
村动迷阿众星现
三元台前把笔判
主人起切口恩位
阴阳领了口般作

踏到天柜应阳口
阴阳口了万年良
宗师抽手引平游
一判众星二判花
金沙敷地口阴阳
沙口自有福來填

上面抄了一大堆。这些歌词本來已是硬化了的，无甚精彩，再加上他们抄写的误讹，几至不能读下去，所以苗歌内容的美妙之处，在这里是领略不到的，真真可惜！

（三）

苗歌唱起来，给我们感觉到的，不是慷慨悲壮，而是一种温柔缠绵，其中顿挫的地方很多，但顿挫的音调却是绵长而微弱，余音不绝如缕，所以每一首歌都要经颇长的时间才唱完，对答的歌，唱时先由一人开头，唱完四句便停止，待对方答唱，也四句而止，第一人再续唱，这样每四句一停一续，一直唱下去。苗歌的体裁，由上所举的例，可知有两种：一种是全部都是七字一句，这占苗歌的最大部份；另一种是三字一句和七字一句相间着的。因体裁不间，唱法也各异，兹举例以示之。前者的唱法，譬如「人话度船不看水，饮酒贪多也是闲」（苗歌中的句子，下同），便是这样唱的（直线表示上字之永声）：

人话 O hoy——u Vit——度船——不看——clo 水——a ha——hum——饮酒——cla
 贪——多——也是——闲——O hoy——u Vit——hum——度船——不看——cla 水
 ——ti ha——hum——饮酒——贪多 O hoy——u Vit——是——闲——也——是——
 ——闲——ha

每两句为一组，每组都是一样唱法，不过中间稍停一停。

后者的唱法，又可分为二种：

(a) 譬如「分离了，衣思在后得相逢」，便这样唱：

分离了——a ha——hum——衣思——在——后——得——相——逢——hoy——
 u Vit——hum——分离 clo——了 ti ha——衣思——在后 O hoy——u Vit——相——
 逢——得——相——逢——ha——

(b) 譬如「送花去，乌云送月过天心」，便这样唱：

送——花 clo——去 a ha——hum——乌云——送 lo——月——过——天——心
 ——hoy——送花 clo——去 ti O ha——hum——乌云送月 O hoy——u Vit——天
 心——过——天心——ha——

也同样是每两句为一组，如果下面接着是七字的句子，便照七字句的唱法唱下去。

苗歌唱法，所可知者只有这几种，此外还再有没有则不得而知了。

(四)

苗人的传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他们自己固有的，另一种是从外面传进去的。这，一看各传说的内容，便不难辨别出来。然若从体裁上看，则又可别为歌体的和非歌体的两种。歌体的传说，或则为文武道士的经书，或则为各种应酬的歌，有文字纪录下来，得之颇易；至于非歌体的，则全赖口传，所以难于搜集。

关于他们自己固有的传说，最有趣的，是对于天地创造过程和他们祖先来源的解释，兹录二首于下：

(a) 伏启小妹唱用

番手你打阳首鼓	复首又打鼓纷纷
听得鼓声调了阳	伏启小妹到翘心
早间你在扶桑庙	功曹得状去传身
你学得闻师状请	莊安宝马赴坛心
来到天庭起下马	接归筵上唱元恩
未旧前皇并后看	且唱伏启小妹娘
芷卷愿年雷落地	张公足禁在仓心
雷公答言足口道	你把盆水公洗身
你把盆水共口口	想来计较出仓心
雷公出得仓外去	便把牙齿答还恩
便把牙齿下圆种	三朝圆圆报清清
雷公答言兄妹道	把刀开口入炉心
把刀开口入炉内	担柴运水入炉心
担柴运水都完满	梦见东边起朵云
朵云不见朵云样	朵云正是刹人云
雨落七日并七夜	七日七夜暗乾坤
七日七夜洪水淹	口炉抛上到天心
七日七夜洪水落	口炉跌落昆仑山
第二日朝清早起	梦见太平不见人
行过口口山脚下	得见青竹在山林

兄妹答言青竹道
青竹答言兄妹道
天上全无一个鬼
世上人民水淹死
只有兄妹心不服
若你青竹先和合
若你青竹不和合
行过昆仑山脚下
当初青竹全无结
第二日朝清早起
兄妹答言乌归道
乌归答言兄妹道
天上全无一个鬼
世上人民水淹死
若有兄妹心不服
若你乌归先和合
行过昆仑山脚下
当初乌归光汨汨
從此兄妹心不伏
买取沉香两处烧
愿我兄妹同夫妇
结发夫妻三五岁
生下一块圆圆血
造成三百六十姓
造得人民无饭吃
造得人民无衫着
造得男多女又少
紫微山头有只鼠
神农扫界接下种
如今下凡合得吃
今日信主有伏清
神农到坛亲祈保
翻手你打阳首鼓
听得鼓声调了阳
早间你在青草庙
你受得闻如此语
来到天庭超下马
入筵领受安翹酒
未唱前皇並后看
大极先天盘古帝
未曾有天未有地
先有玉皇盘古道
我两不是爷娘养
玉皇在天多变化

世上有人是无人
世上全无一个人
地下全无一个人
盛留兄妹结为婚
大刀斩断青竹根
我兄自妹结为婚
必定世上无人民
得见青竹先生身
如今得见妹刀痕
鸡啼吃饭入山林
世上有人是无人
世上全无一个人
地下全无一个人
盛留兄妹结为婚
大刀斩断乌归痕
我兄自妹结为婚
得见乌归再生身
如今得见有刀痕
买取沉香烧上云
香烟交结到天心
娶婚嫁弟春过春
三年五岁无儿身
想来计较造人民
一半作官半作民
真吃木叶共藤心
永把树叶作衫裙
如今世上有单身
口含禾谷近前寻
接扫下界种禾根
世代留传直到今
高山朝望圣还云
收灾除患上天心
后首又打鼓纷纷
先天盘古降翹心
师重过相唱元恩
莊按御马赴翹心
接归筵上唱元恩
坐筵重子唱元恩
且唱先天盘古身
开辟元天盘古身
未有日月及乾坤
我共玉皇同出身
玉色録云生我身
造天造地造乾坤

玉皇三百六化眼	盘古三百六化身
左眼化成太阳日	右眼化成月太阴
岭上黄口是头上	深潭鱼心是肝心
牙齿化成金钱宝	身骨化成大石头
身肉化成金口土	红血化成江水流
手甲化成山树木	手儿脚下化星辰
九口明珠化肚脏	田塘都是脚口口
一身骨肉都化了	天星树木是云身
今日到口亲祈保	收除病患在天心（完）

（b）唱坐殿歌用（此歌为问答体，括弧中字即答语）

（前略）

开天立地何人造（盘王）	造天造地几枝柱（五）
从天到地有几丈（九万）	几丈（九万）到天几丈横（九万）
东方八天何样国	南方八天几省门
西方八天有几国	北方八天几省人
中央几下星上现	问你看官传报知
问你何年（昆口元）洪水淹	淹死何皇首下人
问你何年洪水退	葫芦流落在何安
当初几皇（五）同过海	何处（化尸佛祖）领头分散枝
何皇（李）出世在何府（唐朝）	何德何方何样良
何皇（李）满了何皇（盘）管	何皇（盘）管得世间人
何皇（盘）分界在何处（佛子岭）	分开几路（五）立何方（婚姻）
此礼当初何王（盘）造	造来世上破何寻（子孙）
昏书当初何人（吕孙）造	造来世上立何方（婚姻）
合婚书字几（五）贡口	口成何字立何方（婚姻）
盘皇生主何人养（乌口）	养在何方峒里（出贤）安
盘皇婚娶何家（仙）女	何人（平王）托到作何（媒）方
出圣篆在何（唐）朝国	何朝（清）国里立何方（王前）
盘皇婚娶何日子	何时匹配合成双
盘皇一世几（五）个女	便口几（五）姓是何郎（山人）
第一个女嫁何姓（邓）	第二女嫁何家郎（蒋）
第三个女嫁何姓（赵）	第四女嫁何家郎（李）
第一女养爷几岁	第二女养爷几春
第五女养爷几岁	世今几养个爷娘
盘王一世有几岁（五百）	恩添领头几（六）十吞
盘皇在造世何样	造成何样（天地）立何方（婚姻）
造成金木水火土	何有生天何有亡
何样（头毛）度成黄茅岭	何样（骨头）度成大石山
何样（手儿）变成山竹木	何样（肚肠）度成山里藤
何样（玉皇）定得天地政	何样（天师）定元世上安
当初何（平）王初坐殿	坐在何州（北京）国界边
盘皇出世在何府（唐朝）	正在何列（唐朝）国界边
盘皇分界在何处（佛祖岭）	分开几（五）路立何方（婚姻）

问你何年（甲子元）歌豆死
葬在何（南）山对何面
面前古言难话尽

何人（仙）收葬在何山
几（五）百樨砖起上垵
劝龙放落面前游

(c) (歌名已残缺，亦为问答体)

(上略)

开天立地何人造
从天到地有几丈
造成何般到金世
东方八天何样国
西方八天何样国
中央注来几星现
问你何年洪水淹
问你何年（甲子元）洪水退
当初几（五）王同过海
何（盘）王出世在何府（墨水殿）
何（李）皇满了何（盘）皇管
何（盘）皇分界在何处（佛子岭）
当初此例何人（盘皇）造
昏书当初何人（吕才）造
金昏几（七）字工民口
盘皇当初何人（乌云）养
出圣篆到何朝（清）国
盘皇婚娶何（仙）家女
盘皇口口几个女
第一个女嫁何（邓）姓
第三个女嫁何（赵）姓
第五个女嫁何（乱篆嫁）姓
第一女养爷几岁
第五女养爷几岁
五个儿女齐齐养
恩为地高知不尽
盘皇一世有几（五百）岁
面前古言话难尽

造天造地几枝柱
几丈到天几丈横
也有生天也有亡
南方八天何样门
北方八天何样门
问你春官传报知
淹死何皇首下人
何样流落在何方（昆仑山）
何处（化尸）岭头分散枝
定得何般（清朝）何样（万世）良
何（盘）皇管下世间人
分开几（五）路立何方（婚姻）
造来世上何人（子孙）寻
造来世上合何方（婚姻）
打成何（八）字合何方（婚姻）
养在何方（出贤）峒里安
何（清）朝国里立何方（皇门）
何人（平皇）托到作媒人
便招几（五）姓是何郎
第二女嫁何（蒋）家郎
第四女嫁何（李）家郎
世今何样合何方（婚姻）
第二女养爷几春
世今何样养爷娘
爷娘父母寿长春
乱篆提言传报知
恩添令头有几（六十）春
劝龙放落面前筵

这些历史的传说，因其都是有韵的七言歌，所以他们常拿来唱：(a)首是「做齐」时道士唱的，(b)(c)两首则是结婚筵席上男女对唱的。最有趣的，是这几种传说内容，把人类原始诸种问题，如天地开辟、洪水为祸、人种由来、盘古身世、社会制度的演进过程、以及他们祖先的来源等等都给解答了。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苗人祖先传说，是非歌体的，抄录于：

从前某富翁有一女，已许字于人，但男家赤贫，女年及笄尚未娶。女养一狗，甚加疼爱，食卧与共。久之，竟与狗性交而怀孕，为男家发觉，控之于官。官多方审讯，竟未能讯出赛夫为谁。后由官太太思出一计，提女出狱，与太太同居一屋中，乘夜深女酣睡时，解其衣，发现身上有狗抓痕，遂大悟。于是县官乃提女家人审问，知女在家确有一爱狗，乃令牵此狗来狱与女同居。至夜间，狗果向女狂抓，由是案情大白。男家既知女与狗性交怀孕，当即无条件退婚。女亦被放出狱，回家未久，产一男一女。翁夫妇以有女如此，殊败家声，乃命木匠造船一只，满载金银珠宝，驱女与狗及两子

入其中，放之中流，任船漂泊。漂流至惠州城，为人拯救登岸，遂居焉。狗常入山，捕鸟兽以饲二子。子女渐长，然尚不知为狗子也。某日，狗贫惰不入山捕鸟兽，遭二子殴打，母叱责之，并以实告，谓汝等为余与狗所生，彼实汝等之父也。并谓汝等为狗之子，无人肯与为婚，不如兄妹结为夫妇，以延续后代。兄妹结为夫妇后，产二男，及长，二子交恶，不能共处，母恶而驱逐之，一逃上山，一逃下水。上山者为苗人之祖，下水者为蛋民之祖。故两族后裔足迹不履王土，不食王粮，亦不纳税也。这个传说告诉我们：苗人祖先是怎样富于图腾的意义(狗生)，最初他们是过着怎样的经济生活(打猎)，原始血缘婚的存在(兄妹为婚)，以及苗蛋两族关系等等，这在苗人社会制度的研究上，是给我们何等重要的暗示啊！

至于由外面传入苗人中的传说，数最颇多，现为篇幅所限，只举颜回先生和张孟娥姑娘的一段哀绝故事为例：

孟娥古语唱用

清潭古事说言章	且把孟娥唱一场
千般古事人唱尽	我把孟娥唱一场
张公住在上连下	住在地名张白长
家有现钱三千贯	东西南北置田庄
张公无男生二女	二女双双胜过男
大女定名珍珠宝	小女定名张孟娥
大女生来会织锦	小女生来会织罗
织出黄河九曲水	织出鸳鸯对凤凰
织出麒麟对狮子	织出猛虎对斑斑
取出绞罗来相对	锦花不比罗花多
织出百般都为宝	师写化虎便高强
大姐十八嫁丞相	小姐十五别爷娘
孟娥年当十七八	不曾行出大门前
村有个黄学婆	写娘年命作媒人
写娘年命随州去	九州十县合无强
开书定到颜郎屋	三子经书识字强
人说三月花缭乱	姐妹要去看花香
今朝不知年时命	深深下拜一双双
若是爷娘亲开口	就时回步好梳装
若是爷娘不开口	当时不敢出门长
爷娘当时回言答	我女听我说言章
去时便带娘命去	二人同去早回乡
得闻爷娘亲口说	就时起步好梳装
当初梳出盘龙髻	如今梳起望夫郎
而前架起青铜镜	面像桃源峒里娘
长短金敛缭乱插	四边横插甚高强
行是观昔出海内	坐是桃源峒里仙
东街行打南街去	匝街行打北街归
行打十字路头过	胜过端列一县人
端州一县无千万	只口孟娥眉貌口
行程去到花园里	得见花开树上强
望见桃娇花正发	半树叶青半树黄

黄蜂对对穿花过
茹同身着绞罗缎
小娘你是谁家子
孟娥答言颜回道
我爷叫做张公老
借问秀才贤高姓
颜回答言孟娥道
我是颜家第三子
不敢花园阻留久
前世生来有缘分
归到家中清堂坐
日里思最饭不吃
颜公得闻我兒泪
养你颜回身长大
颜回当时回言答
取妻莫取别家女
颜公当时回言答
夫妻使是前缘定
有缘天里来相会
颜回答言爷娘道
若是取得张家女
颜公得闻如此语
明朝便请黄婆去
请得黄婆忙忙去
去到张公门口坐
相请黄婆厅上坐
茶来未了酒三盏
黄婆你来有何事
张公答言黄婆道
黄婆答言张公道
人说你家有一女
张公答言黄婆道
黄婆答言张公道
张公答言黄婆道
一要铜钱五百贯
三要金钗五十对
五要金鸡五十对
七要大猪五十对
九要三十六醒酒
若你口得十般礼
颜回闻得如此语
打开南仓口礼聘
取出铜钱千万贯
取出金钗五十对

蝴蝶双双树上强
骑马过街看孟娥
你爷娘叫你何名
秀才听我说言章
生我少娘张孟娥
年上桃來第几郎
娥眉你听我言章
如今到此看花乡
各人退步转家乡
遇逢今日对然鸯
当时心下便思量
夜里思量睡不安
夫妇二人共思量
人生一世草草秋
我爷听我说言章
要取下莲张孟娥
我兒听我说根言
前世修来同一双
无缘对面两分章
我爷听我说言章
三朝受死也甘心
当时心下便思量
便请黄婆作媒人
去到张家作媒人
张公相请上厅当
家中厨内煮茶汤
黄婆开口说言章
黄婆说出面皮紅
有何言说请无妨
你今听我说言章
年当十八正相当
年命相和便结双
礼聘金银要一双
你今听我说言章
二要珍珠三斗最
四要绞罗五十双
六要龙鸡金十双
八要绵羊五十双
十要银碗盖醒头
孟娥共你结交双
当时心中便思量
取出金银无万莊
取出珍珠三斗量
取出绞罗五十双

取出金鸡五十对
取出大猪五十对
取出三十六醒酒
八百人夫送财礼
过礼未曾得半月
初一写书报郎病
吃饭未了书来到
放落膜头接书看
书中不说闲言语
脱落盘龙行孝大
张公上村借大马
张公骑马低头去
张公回头喝吗女
孟娥回言对爷说
一牛何曾装两轱
一弓何曾架两箭
一马两鞍难背答
去到颜家殿上坐
孟娥眼泪连连落
有心养儿无心救
大小牲灵不杀命
那个神前不许愿
颜公闻得孟娥说
一心养儿来防老
大小牲灵都杀了
朝杀猪羊来祭鬼
酒醒不断灶头上
作尽良愿无感应
爷娘答言我儿道
颜回答言爷娘道
今日身中病载重
灯盏无油冷淡死
爷娘答言我儿道
世上定亲得半月
颜回答言爷娘道
大限到头无老少
世上都要百岁命
阎皇不管人老少
人人都要贪天子
分打夫人回字报
便把香水来洗落
黄叶不落青叶落
知是孟娥神杀大
孟娥得闻如此语

取出绵羊五十双
取出龍鵝五十双
取出银碗盖醒头
直去下连定孟娥
颜回得病在高床
初二写书报郎亡
眼中流泪落双双
看了一行又二行
谁知今日两分张
脱落金钗放龙箱
孟娥下村借轿扛
孟娥在后便高强
谁家养女去寻郎
我去颜家烧孝香
一马何曾装两鞍
一女何曾嫁两郎
一女两夫笑失人
打开棺槨看灵忙
便对颜公说一场
如今打乱妹心肠
白纸亡亡不烧香
那个灶前不烧香
小娘听我说言章
积谷防饥望久长
白纸金银烧万千
晚杀鸡鸭祭五殇
台前酌酒成泥浆
我见此病不离床
我儿此病为何因
你今听我说言章
一时命尽见阎王
赖了生来暂了王
因何说出此言章
因何捨命入阴间
爷娘听我说言章
劲头气绝实难当
身中无福命难长
薄官把笔不思量
手短贪天命不长
祝报娥眉再嫁双
红罗棺木把来装
到处爷娘送子裳
知是我儿命不长
当时暗憶在心长

便把锁匙来开笼
取出红罗丈二布
一更吊颈二更死
便买一付张木板
道人灵会丧长罷
扛过黄河九曲水
左边青龙右白虎
面前朱雀来朝拜
唱尽孟娥古一本

便把锁匙来開箱
取出红罗丈二长
夫妻乘载在厅堂
想来乘载妹孟娥
夫妻同送上山坡
扛过黄河九曲江
后头玉女议坎揭
后头猛虎对斑斑
五湖四海得传扬

此外，尚有：三伯英台歌、九娘歌、唐仙张十娘歌、卖臣歌等，他们每个人都是记得很烂熟的，因词长不便一一备载了。

第九章 汉、黎、苗诸族间的相互关系

(一)

海南岛的居民，大部分是汉人，其次为黎人和苗人。汉、黎、苗三族——尤其是汉、黎两族——间的相互关系，交织成海南岛过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必然成为今后海南岛一切问题的重心。所以了解汉、黎、苗三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在明瞭海南岛过去历史上，抑在解决海南岛今后一切问题上，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先从汉、黎的关系说起。

作者在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一书第二章讨论到「土黎的由来及其种属」的问题时，曾经做过大胆的推测，以为黎人系于石器时代由南海向海南岛移殖的。这个推测是否符合事实，目前尚无法证明。但是有史以前（pre-history）黎人已出现于海南岛，却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汉人之移殖于海南岛，根据最可靠的史料，至迟当开始于秦代。而海南岛之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则始鱼汉武帝元封元年之置珠厓、儋耳两郡，汉、黎两族之正式关系，也可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元封元年即公元前一一〇年，至今已有二千余年了。在这二千余年中，汉族向海南岛的移民，一年比一年增加，尤其自宋以后，增加率更加飞快（作者另有海南岛开辟史一书详论之），于是汉、黎之间，彼此为扩大其各自生存的领域，不免发生种种复杂的纠纷，加以历代政府，素视海南岛为「化外」，缺乏正却的治黎政策，除了消极的「剿」「抚」之外，积极方面鲜有建树（拙作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中历代政府治黎政策的检讨一章可参攷），自然无法取得黎人的好感，反使汉、黎之间的纠纷更加复杂。这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缺陷，直到今日，还时时掀起风波。试举近事为例：二十五年夏，两广事变底定后，全国统一告成，中央对海南岛的建设开始注意，于是开发海南岛的呼声，哄动朝野，至是年冬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氏亲飞海南岛视察而达最高潮。国内各界人士组织考察团赴海南岛考察的，有如风起云涌，继之而有投资的竞争，各方纷纷筹集资本深入黎境购地，归国华侨以资本雄厚，尤占上风，复得地方政府之助，进行更觉顺利。然而这种毫无计划的购地竞争，终使黎人域到疑惑而起来反对了，其中少数拥有大批山岭的地主，以利害攸关，反对尤烈。作者此次入保亭考察，刚抵黎境几天，便有一位黎甲长提出「他们这样抢购土地，叫我们今后如何生活？」的问题来要我解答，另外还有好几位黎人青年也有非常激昂的表示。我知道问题是不简单的了，果然黎酋王昭夷亦于是时

由广州返抵保亭，更领导各地黎人做反对收买土地的运动。他事前曾有一封长信给当时的广东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黄莫京(强)，兹转录于下，以见他的态度：

莫京专员钧鉴：来电敬悉。欲开发发现席实业，诚如公之所云，而欢迎归侨投资，亦为夷平素主张，故数年前尝加入华侨互助社，以冀达到亲善互助，耿耿此心，无时或释。此次归侨买地而生胶葛，非夷之不愿尽力互助，乃有令人之所难也，兹分述如下：

土地为人民各人所管，团董不能卖人说所有地，此次归侨买地，给每团五百元，事先与县府勾结立约，用政治力量威迫团董签卖，酿成胶葛，于法理未然，此难者一。

内地人民(指黎人——瑞)向以耕山为业，人民既无山可耕，又无地可种植，势必永为奴隶，甚至无可生存，此非重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之旨，此难者二。

查一团约数百里，人贝数百户，以少许之金钱，买如此广大之土地，谁无垂涎欲滴？援例而行，则保亭县四五十团，不难二万馀金可尽收买，黎境三县，不出十多万金可以购尽，则数十万黎苗，生活将何所寄托？此难者三。

黎苗人民向无教育，浑噩犹如上古时代，应教示之，使其开化，增加生产，使达到平等待遇，不应乘其愚尽剥夺其地，益使无可生存，此非重视民族之旨，此难者四。

地方人民之欢迎归侨，乃欲归侨投资种植，使地方人有借镜，而发展种植，增加生产，今人民之利益尽为剥夺，难期相安，此难者五。

县长既承认团董可卖一团，则县长可卖一县，此难者六。

况中央建设瑰崖(即海南岛——瑞)之议，早有所闻，一般资本家预知将来瑰崖土地必定涨价，而假借组织归侨乡之美名，先购地皮，企图操纵获利，亦为事势所必有，不可不察也。(下略)

姑无论他的话说得如何婉转，但满腔愤怒，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直接反对的，是投资购地的归侨，而间接引起与县政府的正面冲突，其对县政府之不满，信中亦已表露无遗。可是，黎人中间，因利害关系不同，行动亦并非一致，就作者所知，当时已有一部份黎首与投资的归侨成了妥协，引起其他黎人的愤恨，因而发生剧烈的内讧。由这几方面冲突交织而成的纠纷，酝酿着一种相当大的阻力。但未久七七抗战事起，政府对于开发海南岛的计划，不得不暂行放弃，这场风波总算无形中平静下去了。

然而造成黎、汉之间不和的，还有其他原因。自来历代政府未尝对治黎问题加以重视，吏治人选全不注意，所派治黎官吏，多属贪鄙恶劣之辈，他们利黎山之奇货，乘黎民之愚昧，恣意压迫、盘剥，此风自汉孙幸、孙豹父子已开其端，后世黎官无不衣钵相承，或更变本加厉，种种恶迹，史不绝书，复有本地棍徒，假借官府名义，招摇撞骗；而入黎境贸易的汉商，亦每乘黎人的愚昧无知，肆其欺诈之手段，攫取厚利，或高利放债，以收重息。黎人本已穷困，这几种人更从而摧残之，生活势必日益憔悴，其结果往往铤而走险，群起为乱，历代黎乱不已，大半都是由此酿成的。直到今日，一般黎人对于汉人还仍然保存着一种疑惧的心理。我们一入黎境，便深深地感到：环绕着我们的，都是些怀疑的眼光和不自然的态度，欲取得他们的信赖是不容易的，其对于政府人员尤甚。近年来政府对于「化黎」做过不少的宣传。实际工作上也颇有表现，但这种隔膜仍然不能立刻消除。二十四年广东省政府划黎境为保亭、乐东、白沙三县，以及二十五六年政府计划开发黎境，这都是关于黎人的划时代的大事，可是他们对之却颇为冷淡，并没有热烈的表示。而身兼地主的少数黎首，态度则尤为暧昧，却是另有原因。原来这些黎首，在经济上是拥有大批山岭的地主，每年出产不貲，在社会上则是特殊阶级，任作任为，俨然一方土皇帝，为保持这些特殊的经济利益和特殊的社会地位，

他们对于外来的任何势力，都是绝对排拒的。这种情形，在县政府和黎首的对抗上，便表现得非常明显。此次反对归侨购地事件的发生，虽说是由于一般黎人域到生存的受威胁，然保不定有一部分黎首是起于保持个人特殊利益的动机的。我们必须洞察这种复杂的内情，对于所關黎人的每一事件，总能得到正确的了解。

其次，说到汉、苗间的关系。由本书第一章，我们知道苗人是明代才移殖到海南岛的，他们来到的时候，岛上沿海平原地带已布满着汉族，是不容他们插足的，中部深山中比较平坦的地方，又为黎人所盘据，他们亦无插足的余地，最后他们便被迫上高山大岭，以种山为活，所以他们和汉人时常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历代贪官污吏的毒手不容易伸张到他们那里去，所以他们对于政府和一般汉人是不会有恶感的，最使他们感到痛苦的，是周遭的黎人的排挤和极少数的有势力的汉商的欺负。为欲解除这种痛苦，他们热烈期望政府来开化他们，来直接治理他们，黎境三县的设立，是会给他们以多少安慰的。此次，作者在保亭县境，曾目击这样椿事：某汉商在黎境经营多年，积资颇厚，置有多量的产业——田地和山岭，在当地也有多少潜势力，对苗人屡加欺负，这次有一苗人从远处採获几斤木耳，归途经过他的山岭，他便加以逮捕，指为偷盗，除将木耳全部没收外，还有罚款数十元。苗人受此冤屈，逢人哀诉，附近苗人亦无不深表愤激，愿为后盾，鼓动该受屈苗人诉之县政府。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望期待着政府伸冤，天天派人到县中去打听消息，静候提审，然而日过一日，不见动静，最后竟如石沉大海，渺无回音，他们的失望，可想而知。后来作者从苗村回到保亭，向县府职员询起这件案子，据云告状并没有处来，县府简直不知道有这回事，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作者也感到有点糊涂了。

(二)

其次，说到黎、苗之间的关系。

如本书第一章所说，苗人之被征调到海南岛，为的是帮助政府剿黎，因此两族之间从来就无法发生好感。然而黎、苗都是同样没有历史的民族，这种历史上的冲突，是不会遗留在他们后代人的记忆中的，所以据作者的观察，黎、苗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起于历史的原因，无宁说是起于经济上的原因——土地关系，尤为恰当。

我们说过苗人是最后来到海南岛的民族，比较好一点的地方都给汉人和黎人住满了，他们只得跑上高山大岭去，过着艰苦的种山生活，然而这些山岭还不是为他们所有，只是长期或短期地向黎人批租来的，因为在他们来到之前，这些山岭已为有力的黎首据为己有了。今日苗人所居的山岭，几乎没有一块不是黎人的（有一部分属于在黎境发达起来的汉商所有），所以在经济上，黎人和苗人之间是存在着地主和佃户的关系，他们要对黎首（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金，甚至供给没有酬报的力役，黎人办团办学校，经费也要他们平均负担，可是事不会轮到他们管，土地权握在黎人手里，他们不服从，随时可以收回。去年在「开发海南」的呼声中，有些聪明的黎首声称要把这些山岭收回，从事种植，或则以造林为名，限制他们焚山，苗人闻之，终日惶惶不知为计，几乎给吓坏了。是无理的，是有些山岭已全部租给苗人了，可是却只准他们耕种，不许享有山岭中的出产，有些苗人从自己租来的山岭上採集一点木耳、藤料之类，拿出去和汉人交易，往往在半途被黎人截劫，没收不足，还要处以重罚，甚至苗人在山上猎获的兽皮也被没收。在这样场合，黎首和身兼地主的汉商是互相勾结的，因为他们有一致的利益关系，作者在黎境时，曾目击这种商人对于苗人如何的厌恶和嫉妒。苗人生活境况之苦，可想而知。作者这次刚入苗境，他们便纷纷来诉苦，说如何常吃人家的气，生活如何支持不下去，并恳求作者把他们带出外面来，一切皆所甘愿。这是他们真正的呼声。

苗人对于土地占有的要求是异常逼切的，有一位苗首曾对作者愤愤然说：「同是政府的人民，为什么我们没有土地？」另一位苗首却聊以自解的说：「我们没有土地，都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风水不好，我们来找个有名地师来弄个好风水，自然会兴旺起来！」可见他们对土地是

如何的憧憬！然而他们并非只做空想，也并非听天由命，他们知道土地是要用金钱换来的，只有克勤克俭，从事积蓄，才有买到土地的日子。果然许多山岭和田地都慢慢地由黎人手里渡到苗人手里来了，作者在苗人家中就亲眼看见许多这样土地买卖的契约，可见苗人对于生存竞争是一步也不肯放松的。同时，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使苗人与苗人之间，保持着坚强的团结，这一点事实，是会使每个留心观察的人都要感到惊异的。还有，由于对争取生存抱有坚定的自觉性，不觉提高了他们的求知欲，他们很欢喜读书，很乐意接受汉人的文化，我们初入苗境，便有几位苗人青年缠绕着要我们带他们出来进学校，与一般黎人之视学校为监牢者迥不相同。有一位苗首，对于前年抚黎专员陈汉光选送黎人青年二三百名来广州燕塘军校受训苗人独不被选，表示无限的愤慨！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在村中设立学校，出重资聘请汉人教师入去教书，这件事常遭少数黎首的嫉妒，而被阻挠，听说前年为着办学的事情，有一位苗人被黎人逮捕起来，施以肉刑。然而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务必达到目的为止。这回我们春天到苗村，他们正在筹议开办学校，坚要我们留在那里几个月，给他们教书，否则也要帮忙他们办成功才走。我们因事忙，住了几天便离开，谁知隔了不到一个礼拜再回来时，他们已经迅速地把学校的房子盖好了，教师也已经请到了，只等着择日子开学。可是附近有些黎首却不断地用种种手段来加以阻挠，我们最后离开那里时，双方还在相持不下，这椿事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苗人在深山中，过得是这样孤苦无告的日子，因此他们对于一般汉人都很欢迎，其对政府期望之殷，更毋庸说。我们这次到苗山，他们便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来欢迎的。因为除了商人外，普通汉人到那里去的已经很少，对他们处境表示同情的更不容易得了。可是有些聪明的黎首也看到了这一层，时时刻刻预防着他们和汉人接近，犹极力设法把他们和政府隔开，他们的呼声外边人听不到，纵有冤屈也只好往肚里吞了！

苗、黎两族生活环境不同，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民族性。苗人身外一无所有，住的山岭都是向人家租来的，每年须付出定额的租金，而这些山岭，土质是那么瘠瘠，水分是那么缺乏，他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来和自然奋斗，才能博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种艰苦的环境，造成他们一种勤苦俭约的美性。他们必须勤苦，才能克服自然，增加生产；他们又必须俭约，才能把艰苦得来的生活资料做最有效的支配，而无虞馁冻。到过苗村的人，对于他们工作的勤苦，是无有不惊叹的。妇女每日天未明便起床，把户内琐碎的工作清理，舂米多是这个时候做的，咚咚的杵臼相撞声，往往把客人的晓梦惊醒，天明后便分头上山去，或採樵，或从事各种农作。男子也同样的从天亮劳作到黄昏。他们最忙碌的时节，是每年旧历二、三、四、五这几个月，要斫木，要焚山，要播种，每种工作都需要相当的气力，而且他们要尽可能的把每一块能够生产的土地都尽量利用，不使荒废。他们生活的俭约，也同样值得赞美：男子虽然多数都喝酒吸烟，但都有一定限度，喝得烂醉的事是不常有的，而且除了节期及宴饮的时候之外，平日也不常喝；妇女喝酒或有之，吸烟则绝无仅有。和黎人比较起来，真有天渊之别。另一方面，他们是少数汉商和黎首双重压迫之下的弱者，势孤力薄，要生存，便只得忍耐、服从和恭顺，但他们却无时不抱着改善生存环境的要求，便不能不奋斗，所以他们的性情，又谦沉着、刚毅而有之。

黎人则不然。在黎境，水田虽是那么的稀少，但是绵延不绝的山岭，确是天然赐给他们的财富，那里有木材、藤料、野兽，毫无限制地任他们自由利用，小的山，矮的岭，更是五谷的源泉，只要肯动手，便有收获，生活资料得来比较容易，消费也就来得随便，他们无须乎储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明天才来打算；而且这个地方生活不下去了，可以转移到别的地方，山岭重叠，不忧无容身之地。所以喝酒、吸烟便成为黎人普遍的嗜好，家长对于子女亦不之禁，汉商乘之，从中渔利黎人往往因此荡家破产（详见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第五章）。又因为没有生活的鞭策，他们比起苗人也显得懒惰，苗人欲多种山而忧无山可种，黎人则有山而懒得去种，刚刚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们的性情是强悍的、横蛮的、燥暴的，

一方面固是受了过度的烟酒的毒害，另一方面，则有其历史因素。因为二千年来，他们屡屡叛乱，历代政府也屡屡用兵讨伐，但从来没有真正把他们屈服过，也没有完全把他们统治过，他们那种原始民族的强蛮好阔的特性，因此仍然保持不失。他们的性情有一点值得表扬的，便是爽快、坦白，和苗人对照起来，尤为明显。

（三）

以上所说的，都是汉、黎、苗诸族关系的冲突面，现在谈到调协面。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普通总是起于某种相互的要求；因此和平的日子总比斗争的日子多，调协的关系也就比冲突的关系为显著了。汉、黎、苗诸族间调协关系最显而易见的，是经济上的交易，在这个场合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仍是汉商。通过汉商的手里，造成了汉、黎或汉、苗间经济上不可分离的连系。关于这一点，已有专文做过详细的论述。（汉黎交易情形，详见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第四、五章两，汉苗交易详见本书第三章）至于黎、苗间经济上的调协虽然比较稀薄，但也不能说是没有，如苗人织竹器和黎人换米，即其一例。

随着经济上的沟通，又产生了文化上的调协。不消说，当然是汉族文化居于领导地位的。最显明的，是汉语在黎、苗境内普遍通行，因为语言是传达意思的媒介，在交易上是不可缺少的，今日黎、苗大部分都能说海南岛汉语，便是起于这种要求，而黎、苗两族语言之间也有同样情形。同时，黎、苗为应付汉人复杂的关系，需要种种知识，因此渴望接受汉人的文化，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读汉人文字，故很早以前，黎、苗便已自设学校请汉人教师人去教书了。此外，各种风俗习惯，自衣、食、住以至婚葬仪式等等，都无不染上浓厚的汉化，而尤以黎人为甚，因为他们和汉人接触较苗人为频繁。这种种族文化的交流，只要我们留心观察，随处皆可看见。至于黎、苗两族间文化的调协，则无足称述，这是缘于这两支文化细流本身都汇合到汉化的巨流中去了。

（四）

汉、黎、苗间还有复杂的问题存在着，这是毋庸我们讳言的。为着海南岛的前途，乃至为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这些问题实有合理调整的的必要，这个责任自然必须由政府来负起的。然而调整非徒托诸空言，必须先认清问题根源所在才能对症下药。从上面分析，我们知道造成汉、黎间的隔膜的，是贪官污吏、土棍、奸商种种不良分子，欲调整汉、黎关系，必须先自铲除这些不良分子始。这完全是政治上的问题，此后政府若能注意黎区吏治人选，严肃法纪，抑制暴敛，则自然会取得黎人的信赖，民族间的隔膜也自然日渐消除。对于最近的将来，随着开发海南所必不可少避免发生的黎境土地问题，尤必须预先拟订通盘计划和适当的解决办法，方可弭患于未然。汉、苗的关系比较简单，改善也颇不难，而黎、苗之间的摩擦，倒是应加以注意。引起他们之间发生摩擦的，是完全起于土地问题，对于苗人土地的要求，我们必须在不损黎人的利益之下，给他们以多少满足，这样，苗人的目的达到了，黎人也不会再感觉苗人要占他们的「卧榻」了。摩擦的根源既除，民族间的对立关系自然泯灭，感情也自然会慢慢增进的。

然而，单是消极的调整民族间的关系还不够，必须积极的增进精神上的沟通，才是最善的办法。前者依靠政治的力量，后者则非依靠文化的力量不可了，汉族文化在这方面必须尽其最大的努力，即必须充分发挥它的优点，对黎、苗生活上起了进步的作用，使他们不得不乐于接受，融洽民族间的关系，这是唯一的自然的有效办法，欲达到这个目的，舍发展黎、苗教育外，再没有其它捷径了。

忆民国二十二、三年间陈汉光负责抚黎时，颇得到黎、苗的拥戴，他们至今尚念念不忘。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确做了一点调整民族关系的工作：他尊重他们，同情他们，为他们打不平，伸冤屈，更积极的帮助他们办理自治，发展教育，又选送他们的子弟出来免费读书，和领带他们到广州来观光，……这种种都是他们从来未曾受过的光宠，安得不为之欢欣鼓舞？尤其是苗人，平常人家给予他们的，只有欺负，没有同情，一旦得到政府官员这样的

关心与鼓励，怪不得他们受宠若惊，五体投地了。从前陈氏赠给他们的本人相片，他们至今尚珍重地悬挂起来，其爱戴可知。纠正黎、苗对于政府的观感，陈氏的确是做到了，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一点，至于如何增进汉、黎、苗的情感，如何沟通汉、黎、苗的精神，如何汇合汉、黎、苗文化为一洪流，这些比较永久的大计，恐怕不是陈氏个人所能胜任的了！

最后，作者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我们要调整民族间的关系，最基本的前提，是必先澈底改变对待黎、苗的错误态度，即变蔑视为同情，变差异为一体。否则态度根本错误，动机不正，一切办法都是徒然的！

（附录）考察日记

考察黎苗的全部日记，已载入拙作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一书中，现选出从二月十八日（民国二十六年）起至三月十五日止的一段附录于此因为这一段有一部分是属于考察苗人的记录，读者可以之与正文互相参阅。

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上午十一时，由王昭夷军之弟昭亲向导，考察团一行由保亭出发大岐，雇夫二十二名挑担行李，并向王勋君借马一匹，以便轮骑代步。出市门，一线蜿蜒起伏的山脉便横于眼前，而七指山尤为卓拔，其峰远望如指，数之为之七，这当是命名的由来。一路前进都是山径，崎岖难行。下午三时过九曲岭，岭甚峻峭，攀登大费气力，至其巅，华山罗拜脚下，极目千里，一望无际。狭径两旁一片天然大森林，果能运用科学方法管理，便是无穷财富。自岭前越岭背，路短而曲折，数之果为九次。形势之险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闻昭夷君之父王毅即为人暗算于此。过岭后，疲乏已极，乃试以骑代步，余素无骑马念经，坐在马背，摇摇欲坠，道路崎岖，终觉危险，乃不得下马步行。五时抵大岐，投宿昭夷君家中。

大岐有黎、岐、倭、苗诸族杂居，真是一个考察的理想地区。王昭夷君之家高据一座小山上，面前有鱼塘，有菜园，四面环绕着农田，田外为各族的村落，再远便是数不尽的山岭，居高临下，一望无际，风景之佳，罕有其俦。此屋用砖瓦砌成，异常坚固，其旁且有碉楼，而内部布置之华美，惟有汉人上等之家差可比拟。记者凭栏眺览，一幅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城堡的图画不觉浮现于眼前。

二月十九日（星期五）

邻近彦圣村今天有一岐黎家治丧事，十一时早餐后，就前往参观。并便道访问彦圣团团董黄公清，其二子均会在广州江村师节读书。在黄团董家，复遇乐会县商人黎锡清，闻其父世已来商于此，后黎君承其业，手腕圆通，至今积资颇厚。乘黎君之邀，随之到文化市参观。该市成立历史仅数年，现有街两条，茅屋数十间，商人多万宁、陵水、乐会三县籍。市面情景萧条，家家门可罗雀。市中设有小学一所，现正放寒假，故不得参观。

时适有一苗人挑米来市中交易，我们以烟丝二包、锡汤羹一只、针数眼与之换得白米三升（每升二十四两），实在计算起来，对方的价值要比我们的大，可是他却洋洋自得，以为讨了意外便宜似的，也可想见汉商和黎、苗的物物交易平常是怎样不等价的情形之下进行了！夜十时，正欲解衣就寝，忽闻有锣鼓声传来，询之王家工人，知邻村病人家举行「跳娘」，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乃披星戴月前往参观。不知道之远近，只得循锣鼓声传来的方向前进。沿途惊动村狗，吠声四起，抵村门，月光下依稀见村门口结着树叶一束，依黎俗，这是禁止外人入村的记号，但既然来之，也就当做没有看见，仍然闯了进去。至病人家，「跳娘」正在举行。「娘婆」三四人，却都是男性、屋中悬铜锣五、大鼓一，乱敲乱撞，声音嘈杂不堪。病人卧于地下，骨瘦如柴，询其致病经过及病状，知因饮食不慎，致罹胃病，我们身边只带 *gardon* 一种西药，乃分一粒服之，归来时，并嘱遣小童三人随来取各种消化药品带贵继服。抵寓已深夜一时。

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晨起颇觉寒冷，看温度表为华氏五十八度。余初到时，见椰子树寥寥可数，与海南各地

随处椰林密布者，迥不相同，颇以为异，今始释然。原来此地已靠近海南腹部，且高山重叠，与外面空气隔绝，故温度较低，无怪椰树不易生长地。

十一时出发彦圣村，参观出葬仪式，自头至尾，全部由邻伯鸱君摄入镜头，此种机会，殊不易得。仪式多染汉化，如用纸幡、家属缠孝、及以石为墓碑等，其痕迹历历可见。全都仪式历数小时，至下午四时葬事始毕。

本团依原定计划，到此地后将分为两队，分头考察，别离在即，晚上把未来工作计划提出讨论，并做大体决定。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上午十一时出发文化市，因前日已请黎锡清君约定附近黎、苗来此聚会。未久，果见报茶村苗人甲长王福寿带领苗男女二十余人来到，惟黎人到者殊寥寥。杨成志先生便就到场的人做体质测量及摄影等工作。苗人一般生得都很清秀，望之可爱。我们假黎君店中设备酒饭款待他们，并各赠一点礼物。锡清之妇为黎人，见我们这样优待苗人，颇形不悦，殊可诧异，后查其底细，始知内容尚复杂，非亲履其地者不能悉也。

由文化市归来时，有苗男子三四人紧随其后，为余倾诉此地生活如何艰苦，并恳余设法带之出外读书。他们的求知欲如此强烈，大使惊异。这是少数民族真正的呼声，希望政府深予注意！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上午十时，由王甲长福寿引导，启程赴报茶苗村参观。苗人皆居在高山上，所以道路特别崎岖难行。途中向王甲长问起，知道昂吉苗村卢甲长尊英家收藏苗人文献甚多，大喜，乃决定先迂道到该村。初村人见生客骤至，咸大骇异，余乃急觅卢甲长，向之解释，疑团始消。及开唱留声机，苗人闻声来听着，如蜂拥集。记者向卢甲长探询苗人文献，乘借阅几种，其中有些关于苗人来源的记载，很可珍贵。卢甲长并为余详谈苗人生活诸问题，其艰苦之状，诚非外人可想象，余深表同情。该村现有十二家，居民分卢、邓、盘数姓，主要作业是种山，山是向黎人批租来的。

因时间所限。报茶村之行决定打消。下午五时半离昂吉回大岐，村人殷殷相送，并再三叮嘱千万再来。

抵寓时，王昭夷君自保亭归来，共同用晚餐。席间彼详谈过去在黎境之种种经验，娓娓动听，如读一篇富有趣味的传奇故事。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早餐后，到数里外的文化河去看黎人集体捕鱼。河两岸挤满了男男女女，约莫六七十人，每人手执一渔具，样式甚多。河身不甚宽，水深不及膝。他们先撵定河身一段，运巨石把上流水源堵塞，下流开小渠，待段中之水流得半干，然后倾毒药于其中，鱼遇毒，立即晕毙，浮出水面，众争以网取之。今天因上流堵塞不善，水源源面下，段中水历久不干，药力失效，故获鱼甚少。

晚上参观彦圣村侗人「做平安」。所谓「做平安」，即因病求神之谓。神名叫做「符老爷」，神像用木刻成，端坐小木轿中。随神而来者，有二道士。做法事时，一唸咒，一代表神之意旨，发出动作，向病人指示一切。我疑心这一定是汉人传入的，侗人文化程度甚低，在他们社会中决不会产生这样一个高级的神。

深夜闲谈，王昭夷君为述黎人黑魔术（Black Magic）的「禁母」和「打斧头」两法甚详，其恐怖之状，听之毛骨悚然！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上午十时，与江应樑、何元炯两兄出发志报苗村，约行一小时而达。村人多已外出捕鱼，仅有三数老人留守村门。甲长邓德春，年约六十，貌颇文雅。据称，全甲共有苗人三十家，约三百人，平均每家约十人；又谓彼本人现有二子八孙云。他的话或有多少夸张，不过苗人

生殖率比黎人高，同时因稍知讲究卫生，死亡率比黎人低，则确是事实。在邓甲长家中，发现无数文献，大部分为神像、历书、及道士经书之类，惟苦无时间抄写，只借一本带归。邓甲长便杀鸡款待，我们本不敢多扰，但盛情难却，只得就席。他们弄的饭菜，比黎人较为清洁，勉可入口。临别，报以少许礼物，彼称谢不置。

为摄取「跳娘」情景，下午四时，特由伍锐麟先生装做病人，请了几位娘婆在昭夷君家晒庭中「跳娘」。大概事前他们已察知我们的用意，跳得不甚起劲，草草结束。结果我们付了酬金四元，做法用的一只小猪，也被他们抬去瓜分了。

黄昏后，观昭夷君在鱼塘中训练野马，其技术之巧妙，叹为观止。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据报昂吉村卢甲长家于廿五、六、七三日为其亡弟「做齐」超度，遂决定前往该村小住，以便详细观察，并考察苗人一般生活状况。

昭夷君特杀猪宰羊，借盛饌为我们饯别，并请附近几位黎人甲长、保长作陪。饭后启行，到昂吉村稍憩，转赴志报村，向邓甲长借出家藏的各种神像及经书摄影。杨成志先生、伍锐麟先生、及江君应樑、邝君伯鄂四人旋由此迳返大岐，将于明晨取道入五指山考察，记者与何君元炯则再回昂吉，准备在此一带黎苗境久居：两队从此分手，互道珍重而别。深山穷谷，举目无亲，此后漫漫时日，不知如何度过？分手后，记者在返昂吉途中，不觉百感交集，怅然久之！

可是要干民族考察工作，就不能不把卫生标准降低。此地蔬菜不易得，肉类更谈不到，食物惟靠我们自己带来的罐头。

担任「做齐」的文武道士十余人晚上均已到齐，竹棚中顿呈热闹，大家围着火堆吸烟，我们也加入畅谈，夜深始散。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上午志报村一苗人来谈甚久。他又向我诉说他们的生活如何艰苦，平日如何受人欺负，希望我们设法援助他们，尤希望政府给他们办理教育，使得人人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他们这些要求，并非过分，然而今日有几人听得到他们的呼声？听了之后又有谁去理他们？我们有心无力，心里感到无限的惭愧和难过！

卢甲长为招待「做齐」的道士，叫人到山上去把野牧的牛打死抬回，我们就以铜板二十枚买得牛肉二斤，以佐晚膳，别有风味。

甲长的弟妇昨夜病死，今天下午出殡，仪式甚简单。遗孤五，三男二女，最大的不过十二三岁，此数孤儿去年刚丧父，今又丧母，涕泣不可仰，令人鼻酸。我们以铜板五十枚赠之，虽无济于事，聊表同情而已。

「做齐」于晚间开始，竹棚里满挂神像，一边文神，一边武神，不相混淆，道士亦分文武两排，道法各不相同，经书内容亦互异。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今天「做齐」的节目是：上午「招魂」，下午「传道」。「招魂」即是招死者的灵魂，做法和汉人的差不多。「传道」与「做齐」本身无关系，但在苗人社会生活上却有很重大的意义。据说，执行宗教职务的道士，比普通人的社会身份要高一等，并享有种种特权，因此苗人男子，除非经济情况特别困难（因举行传道仪式要花费金钱），便没有不受传道洗礼的，而且每种道士都有经书，这也便是苗人唯一的文字，要有道士资格的人才能享受这种文字教育，在这一点上，宗教和教育是打成一片的。此外，道士道士所独有的许多特殊智识，亦非普通人所能有，这自然造成他的特殊社会地位。今天受传道洗礼的：文道士有四人，其中年纪最大的为二十余岁，小的则乳臭未干，由其母抱着行礼；武道士一人，亦仅数岁。这些小孩受过洗礼后，便具有道士资格，他们达到相当年龄，便可执行道士职务。晚上，这群小孩便在草地上学习道士跳舞，以锣鼓和之，步伐整齐，动作活泼，令人惊叹。我心里默想：这些聪

明的儿童，若能好好地受到正当教育，成绩一定是不坏的！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上午抄苗人歌谣传说多种，其中一种是叙述颜回和张九娘的恋爱故事的，他们居然和圣人门徒开起玩笑来了，惟未知何所本而来，颇值研究。

傍晚，「做齐」完结，武道士最后演出一幕「跳鬼」短剧。一道士扮鬼，戴假面具，状甚狰狞，藏在幕后，另由两男童扮装女郎，把鬼逗引出来，鬼一见女郎，兽性大发，举起长可二三尺的阳具（禾秆扎成），左跳右跳，向女郎追逐，状殊秽褻，难于入眼。

三月一日（星期一）

早上卢甲长家备盛筵欢宴诸道士，主妇并亲自出来轮流到各道士面前唱歌致谢，各道士亦唱歌和之，一种和谐的情调充满席间。

十一时早餐后，由苗人向导到附近苗村去参观。行约一小时到志报上村，村中居民六七家，人口三四时十，分李、石、盘诸姓。旋到志报中村，村中有林姓兄弟两人，在卢甲长家「做齐」时已认识，见我们来，殷勤迎至家中。时邻舍有一老媪，患眼病，左眼已失明，右眼亦濒险境，向我们求治，我们知己无可挽救，但不欲使之绝望，只说药没有带来，她还再三恳求下次来时千万记住带药，状殊可悯！

晚餐杀鸡宴卢甲长等。夜与村人围谈，十时始散去。

三月二日（星期二）

凌晨有鼓声自外传来，询之，始知甲长鸣鼓召集村人讨论做「众人齐」事。据说，苗村每年正月和六月中例须做「众人齐」各一次，以祈祷丰年与平安，每次齐期历时一日至二日云。

下午赴蕃慢村参观，亦苗人所居，全村约十一二家，村址在尖岭脚下，后拥高山，前有流水，风景殊佳。甲长覃起英，于我们到后，就命家人宰鸭备膳，我们欲阻止已来不及，临别，乃以剪刀、口琴等物酬谢他们。归途中，遥见前头有两位女人，可是头戴竹笠，面貌不甚看得清楚。带路苗人便引吭高唱情歌，声震山谷，女人虽回头望望，但却不见唱和，亦不停步。我们不愿放松，急步赶上，走进她们身边，注目一看，原来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太婆，而且是带路苗人的熟人，她们还问他「到那里去？」害得他脸红耳热，不知所答，我们在旁忍俊不住，不觉哈哈大笑起来。

三月三日（星期三）

卢甲长的甥女将结婚，上午村人聚集甲长家中，根据「通书」选择吉日，「通书」内容和汉人的类似，推算方法也相差不远。

元炯兄身体颇感不适，下午伴之出村外散步。途遇一苗人，向我们诉说最近被文化市某商人欺骗的「木耳事件」，言下不胜愤激。并且说，居在深山，有苦没处诉，有屈没处伸，现决定向保亭县府控告云。

「众人齐」本晚在前日「做齐」的竹棚里开始举行，壁间悬挂神像，案上排设香炉，布置简单，道士亦不更换道服，只唸咒做法而已。

某苗人因其甥被人陷害，来乞余代作书寄去交涉，允之，称谢而去。

三月四日（星期四）

元炯兄自昨夜起连泻十余次，粒饭不能入口，精神疲顿不堪，殊可忧虑，余近二三日来，喉咙亦异常燥热，今天说话几不成声。我们推测病源，一定是饮水不洁所致。苗人住在高山上，没有河流溪涧，饮用水，都是用竹管从山顶上一滴一滴地引导下来的，所以特别不洁。我们深觉此地不宜久留，拟即日动身返大岐，惟为雨所阻，欲行不得。日间乘暇续抄歌谣传说多种，并学得苗歌的唱法。今天不走的結果，能有此意外收获，殊觉可喜。

晚上村人均摊钱米聚餐，「众人齐」随之完结。

三月五日（星期五）

深夜三时，梦中被元炯兄推醒，他说腹泻未止，身体不能支持，拟明天即从昂吉直出，保亭云云。商量结果，还是先离开此地回大岐，看病势如何变化，然后决定出不出保亭。因一出保亭，我们原定的考察计划便要受到影响，所以不能不慎重考虑。

上午十时，冒雨离开昂吉回大岐，苗人为备山轮一乘以供元炯兄代步，余步随其后。连日落雨，山螞满地，好几次爬上脚来，迨发觉已吮饱血了。

抵大岐后，在王家打开西药箱，独无止泻药，王家工人告诉我们，说黎人有一种草药，治泻特见灵效，病者服之立愈。余请元炯兄不妨一试，他极力反对，宁死不服。此地医药皆无，真感束手。余忽想起小时在家，曾见乡人用蜜糖冲浓茶，饮之以止泻，王家适藏有蜜糖，我们亦带来好几种茶叶，因劝元炯兄试冲饮少许，以观后效。

在昂吉时，地方虽然龌龊，但与苗人终日聚谈，自有乐趣；回王家后，如居深宫之中，居处虽安适，反觉寂寞不堪。

三月六日（星期六）

本来决定元炯兄的病若无起色，今天便起程出保亭。但他自昨天饮蜜糖浓茶后，果然药到回春，泻的次数顿减，精神亦见进步，痊愈已有把握，就把原议打销，为之大喜。

十时早餐后，出发文化市，想仔细观察黎、苗交易情形。市中儿童十余人正制鱼炮投河中炸鱼，我们也买鞭炮二十个请他们为制一炮，炸得小鱼约半斤，带归以佐晚膳。

附近黎人正忙于插秧，日间巡行田间，与之闲话。

三月七日（星期日）

早晨雾甚重，未能出门，闻王家工人今天出保亭，乘暇写信数封，托之带去投寄。

元炯兄泻病已愈，精神复原。竟日与之游附近各岐、侬村，好几处遇见侬女舂米，但他们一见生客，便立刻躲避，无法摄影。

下午有汉人小贩从保亭挑鸟鱼入来唤卖，以铜板二百枚买得二斤半，在此深山穷谷中，亦堪称异味矣。

三月八日（星期一）

早上又降雾，八时始放晴。闲步到对面的下侬村，村中皆侬人所居，可十家，有李、刘、黄三姓。保长李打放迎接至其家，笑谈甚洽。辞归时，他遣工人带番薯数斤随同送来，我们亦报之以盐、火水、洋烛等物。

下午到上侬村参观侬人婚礼。新娘年已三十，原嫁五弓大本村某侬人，夫死后，带子女二人返居母家，今再醮于同村侬人，新郎年亦与之相若。虽在婚期，两位新人并未换上特别服装，不过比平常较为整齐一点。黄昏后，新娘由一女媒伴送到男家，她的怀里仍抱着尚未脱乳的小儿，新郎把她迎到预设的筵席上，并请亲朋多人陪饮。酒到嘴边，歌声随之而出。先由陪客轮流对新娘歌唱，新娘一一和答。新娘复移席与翁姑互相唱和。而新郎始终站在旁边招待，不饮不歌。我们在门外唱留声机助兴，也被拉去陪饮，勉强呷了几口，便以换唱片为辞，一溜而出。否则以不善饮者临此场面，结果未有不弄到狼狈不堪的。

三月九日（星期二）

下午由王家移居文化市，途径上侬村，时结婚人家正大宴贵客，心里瞥见我们，跑出来把路拦住，要我们进去喝喜酒，我们百般推诿，他都不肯放行，结果我被拉了进去，元炯兄以言语不通，竟邀幸免。入屋后，他把我拥至上席，我抵死不肯坐，推说行李在后，不能久留，他便拿了一大碗浓酒，放在我的面前，他自己也倒了一碗，说大家喝干才走。态度恳切而认真，毫无商量余地。我对着这碗浓酒，真是啼笑皆非。后来计上心头，把它喝了一半，乘他不觉，急以手帕掩口吐出，而他还不肯罢休，仍坚持非喝完不可，幸旁边一客人察知我的窘态，起来劝他放手，我乘机举足奔出，如遇大赦。出村门未数步，便见一位侬人已醉卧道旁，鼾声雷作，另一位则神志昏迷，东摇西摆，在我们的前面走着，腰间仍然挂着一把镰刀。我们怕他蛮性爆发，挥刀斩来，乃且行且止，时时和他保持着相当距离。不一会儿，他

也倒卧下去了，我们才放心前进。抵文化市，宿于小学校中。

三月十日（星期三）

早起闲步到毛面村，有两妙龄岐女与余谈颇久。两女貌皆不恶，而不幸的命运亦相同。他们方数几岁时，便凭父母之命出嫁，丈夫都是白发老翁。余问愿与之偕老否？一答「不愿」，一谓「不愿又奈何？」又问何以不住在夫家？她们说，黎俗，女子出嫁后，仍回居母家，要和别个男子姘合生子后，始返夫家与夫同居云云。说时态度甚自然，毫无羞涩之状。

日间连访附近四五个小村，都是黄姓岐黎所居，每村户数多的不过十余家，少的仅三、四家，情形非常冷落，而且几无村没有病人。蕃三摆村有一老媪病已垂危，家人向我们讨药，我们以无药对，他们似颇感失望。据村人说，该老媪自去年病起至今，因「跳娘」已宰牛数只，杀猪更不知其数云。

三月十一日（星期四）

十时早餐后，由市民陈某向导赴福安村游览，步行约二小时到达。该村前本荒地，数年前王昭夷君始招黎、倖移居于此，风景之美，就我们走过的地方来说，几无一黎村可比得上。村中现有福安小学一所，校舍和内部设备都颇完善，村中居民较别处清洁，其待人接物也彬彬有礼，堪称黎人模范村，教育和文野的关系，显然可见。时村中男女多已出附近河中捕鱼，我们想探看他们捕鱼的情景，乃溯河而上，行约半小时，便见他们顺流而下，参加的人约近百数，小小的河面挤满了人，各种渔具无不俱备，蔚为壮观。停步观看良久始归。

晚上黎锡清君设宴款待，菜色甚丰美，自入黎境以来，得未曾有。

三月十二日（星期五）

昂吉村今天有婚礼举行，卢甲长一早便派人来市把我们接去，仍然住在前次住过的那间小茅屋内。我们离开昂吉才不过几天，今天再来，村人却已把小学的校舍盖好，他们要求教育的逼切，于此可见。教师亦已于前一天请来，是万宁人，薪金还在讨价还价中。新娘是卢保长的甥女，自幼失怙，是在卢家养大的，新郎亦同村人。两家和我们都早相识，我们在文化市已特地买了几盒鞭炮带来给他们做贺礼。婚礼于黄昏后开始，这次是男嫁于女，女家派人去把新郎迎接过来。新郎以红帕遮脸，由一男子负之来，后面跟着好几位「送嫁」的男伴。新娘的女伴耍新郎于中途，向他大开玩笑。有些说笑说来逗他，有些出其不意，一拥而前，向他身上猛扑过来，想一下子把他扑倒。可是他却一动也不动，呆立如木鸡，连揭开红帕张望的胆气也没有，令旁人为他着急。幸亏有男伴为之「护驾」，随时把娘子军挡开，使得冲出重围。这套把戏，与汉人「闹新房」的风俗极相似，不过他们倒而行之罢了。新郎到女家后，仪式花样尚多，一直看到深夜一时始就寝。

三月十三日（星期六）

上午新郎向女家家长敬酒，礼甚恭，有如汉俗新妇向翁姑行敬酒礼。正午新娘首次上男家，仅于入门时请道士做「驱煞」的简单法事，余无他仪式。

黎锡清君日前送我们一只肥鸡，今天特地杀来款待甲长保长，席间，他们知我们明天即将别离，表示无限依依。记者为安慰他们，说自己是本地方人，以后交通日渐方便，随时都可入来再图良会。其实说不定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呢！

三月十四日（星期日）

晨起散步村外，一片缥缈的歌声从对面山中传来，划破了大地的寂寞。听之无限惆怅！

上午九时离昂吉回大岐王家，卢甲长等殷殷相送。

晚上，往彦圣村外旷地观黎人打秋千及玩 *dub sa*，参加的都是青年男女，异常热闹。记者也加入一试，甚感兴趣。闻说这种游戏，从此时开始，直玩到四五月农忙时才罢休。这是黎人最普遍的娱乐，也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至好场合。

三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们决定明天离开大岐，今天特在附近各黎村做最后的巡礼，并搜买民俗品多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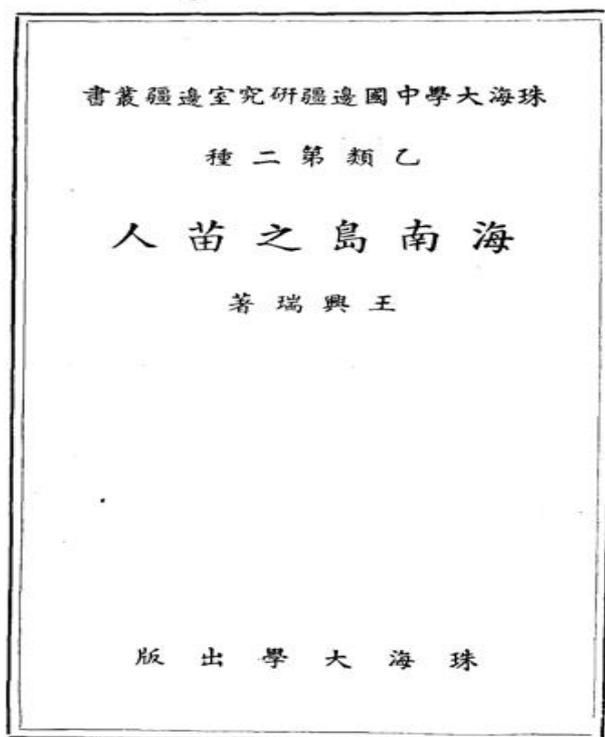
晚餐后，复往观打秋千之戏。途径彦圣村，同行的黎人指着一间小茅屋对我说，这就是青年男女的「放芋」（即幽会）屋。记者早已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却尚无缘身历，一时好奇心动，便请他们导往参观。入屋时，见屋内正有三位妙龄女郎围火吸烟，她们一见客到，急起身延坐，状甚殷勤。其中一位并取出鼻箫弄吹，如诉如泣，逗人绮思。记者问她肯不肯出卖此箫，她笑而不答，只双眸凝视，秋水盈盈，令人魂荡。记者初出茅庐，尚不知此中奥妙，不敢有所表示。以同伴催赴秋千场，欲起行，彼女苦留相候，谓饭后可同去，记者不敢独留，不愿而行。到秋千场未久，彼女与女伴亦继至，加入同打秋千，玩 dub sa，状至亲昵。夜九时，记者动身回寓，为她所觉，亦追随之而来。过村中时，她见记者迳返王寓，并不走向她的茅屋，一时情急，竟高举其火把，大声疾呼，惊动村犬狂吠，同行者无不大笑，记者羞丑无地，疾步急遁，然对彼女如此多情，内心固未尝不深深感念也！

这本小册子和另一本二十几万字的「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都是二十六年夏从海南岛黎苗境考察归来后在广州写成的，两书可说是姊妹篇，当时本打算同时出版。

但稿成未久，适值对日抗战局面急剧展开，广州随之弃守，原定出版计划无形打消，这两部稿子便随作者的足迹而遍游西南。二十八年求秋，承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愿颀刚先生的厚意，把黎人调查报告编为该所丛刊之一，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至二十九年冬，得接为我校正原稿的刘重熙先生（咸）由沪上来信，知己全部制版，最短期间内即可出书。詎意太平洋战事突起，上海形势骤变，从此出书的事，便如石沉大海，久无音讯。抗战胜利后，查只纸版大部仍在，但因金融和物价波动太剧，闻书局尚无意于印行。所以黎人调查报告何时能与社会见面，连作者自己也没法预料！

自从黎人调查报告流产后，我便暂时放弃了出版苗人一书的念头。加以抗战之后，继已内忧，遍地烽火，满目疮痍，学术无补于饥寒，似亦非当务之急。直至最近，因鉴于「开发海南岛」之呼声复起，更以好友岑家梧、江应樑两兄的怂恿，始决定付印问世，以了却多年来的一番小心愿。

本书出版，承珠海大学多所协助，邹海滨师赐予题签，江应樑兄惠借图片，罗宝钿弟绘地图。对于他们的盛意，仅于此一并志谢。 三十七年六月三日与瑞记于广州西村



書叢疆邊學大海珠

王興瑞著

海南島之苗人

鄒魯

